

## 第二章、清代花木詩的分類

清代花木詩依花木屬性可分成開花、草木二大類，各類花木詩大多獨具特點，且因清代詩歌是「千里來龍，到此結穴」的豐碩時代，它匯聚著千載詩歌精華與智慧，故清代詩歌皆耀眼地蘊藏歷代豐碩的詩歌意韻。

貼近生命情感的清代花木詩，將清代詩人的生命共感展現出來，且在延續長久以來的精神文化的命脈中，迸發著光芒與熱力。清代詩人的生命共感因之流動出來，也與人們的生命產生共鳴共振而令人會心，故各節中將舉清代具代表性的詩作闡述，藉此明確具體地呈現清代各類花木詩特點。

### 第一節、百花千姿各有時——開花類

開花類花木詩歌，依花卉開花時節先後順序敘述，正月開花花卉有：梅花、迎春花。二月開花花卉有：海棠、桃花、杏花、李花、梨花、菜花。三月開花花卉有：牡丹、蘭、薔薇、瓊花、楊花、木棉。四月開花花卉有：芍藥、杜鵑、罌粟。五月開花花卉有：蜀葵、桐花、丁香花。六月開花花卉有：蓮花、茉莉、紫薇花。七月開花花卉有：秋海棠、蓼花、紫藤花、蘆花、金銀花。八月開花花卉有：秋葵、蘋花。九月開花花卉有：菊花。十月開花花卉有：山茶。十一月開花花卉為紅梅，而紅梅為梅花的一種故併入梅花詩中敘述。十二月開花花卉有：水仙。以下茲各舉詩例說明其特點。

#### (一)、梅花

梅花以堅挺的枝幹、耐寒的花朵、淡雅的香味、傲霜鬥雪的精神，贏得人們的青睞。至今人們仍耳熟能詳的四君子是梅、蘭、竹、菊；歲寒三友是松、竹、梅，兩種稱譽中皆有梅的身影，清代花木詩也在推陳出新中展現梅花迷人的風采。

大量創作詠梅的題畫詩是清代詠梅詩獨特之處，在《清詩匯》一百三十餘首的詠梅詩中，有二十首為題畫詩，為數不少。題畫的詠梅詩或書寫梅花不凡之姿，直接寫出詩人情志；或先讚譽繪畫之人筆力雄厚，再藉此表達詩人的生命情感、體悟、個人志節。如魏之琇〈題嚴力庵畫西溪探梅圖〉一詩在描繪梅花的娟秀纖瘦之姿與環境清幽後，再言：

輕舟盪晴花正開，入花漸深迷路迴。月明疏影掠篷過，風起暗香隨櫂來。

十年無復經河渚，回首同游半今古。重看水墨意茫然，始覺嚴兄用心苦。

1

萬樹梅花綻放之際，詩人幾因之而迷惑失道，花香瀰漫之際更宜人心神。而詩人十年間奔波未曾再來，觀賞嚴力庵所畫的探梅圖，往昔的情景歷歷在目。藉由探梅圖，往日與摯友同遊的畫面又浮現腦海，詩人方知嚴力庵用心良苦。

嚴力庵深諳人事變化的倏忽無常，因此藉探梅圖刻畫美景與朋友間的情誼。魏之琇得見之時心緒爲之起伏跌宕，若非此畫，也許往日的一切已被遺忘，詩人因之既感動又感傷。

而談遷的〈題徐道力壁上墨梅〉以虯龍之姿寫古梅的不凡身影，鮮明地呈顯梅花的壯盛氣勢，再藉之寫詩人思鄉之情：

猶龍蜿蜒幾千尺，下挾風雷噴四壁。天公激怒醒長夢，左耳割入華陽洞。  
怨血流腥涌墨雲，枯鱗脫盡三江凍。蒼髯筆筆皺莓苔，寒冰盡裂橫飛來。  
長風萬里吹不落，羌笛關山易蕭索。<sup>2</sup>

氣勢盛大的梅樹猙獰如龍，蜿蜒幾千尺之遠，風雷來襲四壁搖曳。畫中的墨梅如雲般蜂擁而起，枯鱗脫盡蒼髯飛揚。短短數句便將墨梅不凡的姿態呈現出來，畫中的墨梅唯妙唯肖地浮現腦海。詩中亦藉此寫思鄉之情，雖畫中梅花吹不開搖不落，然詩人的心緒仍是悲情的。

童鈺〈畫梅〉則讚譽詩人繪畫功力，並在描述梅花的不凡姿態時呈現君子風範：

十丈炎威十丈塵，豪端猶見雪精神。莫嫌拂袖多寒氣，我是人間避熱人。

3

詩人所畫的梅花，在凡塵與炙熱的季節中，仍展現不畏霜雪的精神。而繪畫之餘凜冽氣息從畫中緩緩流出，梅花本是冬季綻放、深避溽暑之花卉。詩人繪畫之際，舉手投足間展現冬季凜冽的氣息，詩人欲強調的是自己也如梅花般爲避溽熱而擇嚴冬生存之人。梅花選擇嚴冬綻放，流露大無畏的精神，一如詩人的君子風範。君子的人生道路艱辛而多磨難，也許無時無刻受考驗，卻能在其中提升生命心靈的涵養。馮培元〈自題畫梅〉亦云：

東風吹暖到南枝，殘臘初回日漸遲。晚節自能留歲暮，清名久已畏人知。

4

---

<sup>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七，頁1487

<sup>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七，頁183

<sup>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頁1046

<sup>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五，頁2326

梅花經寒冬方綻放的潔操令人讚賞，梅花雖擁有如此清高的名譽卻不願人知曉。梅花的晚節動人而不凡，詩人便將己身的心志趨向託付於梅花，盼一己能堅定志節，保有君子之姿。高淑曾〈次韻家南阜左腕畫梅〉云：

老阜澹蕩人，肝腸凜冰雪。左腕出霜枝，勁氣如拗鐵。凍蕾吐幽妍，一一冰肌裂。不競桃李榮，彌保歲寒節。調羹知何時，莫使幽香滅。<sup>5</sup>

畫家為人坦蕩澹泊，其生命氣度在所繪的梅花中揮灑出來。梅花在寒凍中綻放，不與春天的桃李相爭。詩人認為不管天地如何變化，梅花當堅定的保留歲寒之姿，不當使本具的幽香消逝。

詩人在讚譽畫家之餘，期勉君子堅定地保持人格氣節。梅花在天地間無法有扭轉人間的力量，但是人卻具有其大的能力能改變人世，尤其是守正的君子，所能發揮的力量無窮，故詩人寄寓的是對君子的深切期許。

另外，清代詠梅詩也突顯梅樹不凡的身影，詩人將梅樹的身姿化爲虯龍的姿展現，亦爲清代詠梅詩特色之一，如上述談遷〈題徐道力壁上墨梅〉即以虯龍之姿呈顯梅樹的壯盛氣勢，梅樹震人心目的形貌歷歷在目，邵大業〈童二樹畫梅歌〉一詩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先生畫梅如畫龍，頭角鱗爪森玲瓏。千枝萬枝一氣下，奔走雷電驅長風。先畫大幹如截鐵，細柯旋出搖青銅。凍皴堆作盤錯勢，拳曲臃腫騎蒼松。攘臂奮腕繞席走，筆欲落紙神飛空。須臾雲氣滿四角，淋漓亂點寒花叢。澹者欲傍竹籬徑，豔者忽近珠簾櫳。繁英粲粲儼列屋，孤蕊脈脈嗟離宮。……始知先生有真宰，澹香清影常在胸。畫梅畫骨兼畫氣，破萬捲入青蒙茸。張之高堂日坐臥，縱有庚塵烏能攻。只恐破壁欲飛去，模糊雪海香濛濛。<sup>6</sup>

詩中讚譽畫家畫梅兼畫骨的筆力、梅如龍般的非凡氣象，環繞在雷電風雨中的千萬枝幹屹立昂然，蜷曲臃腫的枝幹可與氣勢凌人的蒼松相比擬。其神來之筆，在瞬間招來瀾漫的雲氣，梅花頓時淋漓綻放，花朵燦爛而濃淡皆宜，矯健的姿態活躍靈動，不俗的形神中亦非一般花木所能企及。何彤雲的〈黑龍潭古梅歌〉，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寒潭黑虯老不死，偶向潭中攫雲起。雪深霜厚忽僵立，萬點驪珠綴花蕊。清芬微動月皆香，古幹屈蟠鐵難比。<sup>7</sup>

<sup>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六，頁991

<sup>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八，頁1021

<sup>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五，頁2325

寒潭古梅攬雲而起氣勢奔騰，萬點驪珠點綴花蕊而生，屈蟠的古幹扶青雲直上，清朗的芬芳襲人，展露非凡的氣度。

而清代詠梅詩也有書寫梅花姿態者，如錢陳群〈莊愈廬舍人齋中雙盆梅歌次陸根堂編修韻〉，以美人比擬梅花之美：

人間國色無雙姿，無雙有雙得兩枝。我生不識邢與尹，神光旖旎今見之。

8

花間的國色之姿無他花可比擬，詩人雖不識邢夫人與尹夫人，其美貌神采卻在梅花的姿態中得見，寫梅花具邢夫人與尹夫人的丰姿神韻<sup>9</sup>。

詩末亦言「常怪此花遺《騷》僅存《雅》，（《離騷》經以嘉卉喻君子，獨遺梅花，《小雅》則僅存其名。）逃名遂性全山野」，梅花在《離騷》筆下闕漏其蹤跡，《小雅》中也只存其名而未存其詩，令人深覺不平。

清代詠梅詩也藉梅花詩勾牽出賞花人的風度，如欽璉的〈歲朝萬玉庵看梅〉：

西郊梅最古，影傍石欄斜。根浥前朝露，枝開隔歲花。風流傳太守，幽冷屬僧家。不用羅浮去，橫看萬樹霞。<sup>10</sup>

古庵前的梅樹斜影伴隨石欄橫斜，賞花的太守與僧人也有不同的生命情調。詩中的描繪述來貼切，提醒人們只要用心，近處或是身邊就有無盡的美景可欣賞，人生也會因為置身自然，生命有更不凡的體驗與境界。

也有詩人另以高士<sup>11</sup>寫梅花在天地間的孤傲、無人志同道合之悲，如黃宗羲〈七夕夢梅花〉言：

---

<sup>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一，頁902

<sup>9</sup>史記：「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原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禦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文中言漢武帝寵幸尹夫人與邢夫人兩人，下詔二人不得相見。尹夫人請見邢夫人，自嘆不如而低頭哭泣。瀧川龜次郎：《史記會注考證·外戚世家》（臺北：樂天出版社，1972年），頁768

<sup>1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五，頁972

<sup>11</sup>明高啓〈梅花〉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詩句，更呈現自魏晉以來梅花「美人」與「高士」形象的演變。詩中用了袁安臥雪與柳宗元《龍城錄》所記載的隋趙師雄羅浮夢遇梅仙的故事，並融匯了從六朝以來的詠梅詩歌創作中，不斷深化發展而確立的「美人」與「高士」形象表現，而兩個擬象的出現也有先後過程——「美人」在前而「高士」在後。從「美人」到「高士」不同擬象的變化，反映了梅花審美地位的不斷提升，也突顯梅花獨特的風韻與審美境界。程

梅花獨立正愁絕，冰纏霧死臥天闕。……有如高士白雲表，牛矢煙消山雪合。一生寒瘦長鏡句，伸頭窺天亦半缺。誰寄山瓢落葉中，瀉向梅花同傲兀。<sup>12</sup>

梅花在冰雪纏霧中屹立，傲氣中略顯孤寂。詩人以高士的形象描摹梅花並表達個人心志，詩人高潔的人生品格呈現詩中。

以梅花詩讚賞好友心志的清代詠梅詩有書誠〈嵩山以二扇索寫梅各題一首〉其一：

清夢非因復非想，冰界香天失故我。萬樹梅花照骨寒，病葉狂花幻霜朵。  
急醒覓扇扇在手，摹取一枝興亦頗。寄到神清酒甕邊，知君志在孤山左。

13

炙熱的天氣中，詩人飲酒酣夢，夢中梅花在霜雪中散發幽香。梅花在霜寒中的明艷之姿，映照得人軀骨盡寒。詩人的筆鋒一轉寫嵩山君志如林逋般，嚮往隱居之閒逸。戴晟〈讀韋詩了無一物可以擬似適僧贈梅花取以配之左司其詐我乎〉則以韋應物詩作的不凡氣度匹配梅花的孤絕脫俗：

韋詩如梅花，暗香生清境。孤絕淡塵想，幽微具雋永。花氣洗垢氛，誦詩令人冷。看花億萬人，真賞在和靖。誰能解左司，世事甘與屏。驅除雜念慮，冥默得淵靜。合之非聲色，分觀如形影。渾忘詩與花，悠然一笑領。

14

韋應物之詩如梅花——在清靜的境地中散發清香。<sup>15</sup>梅花具孤高絕塵、雋永清新氣質，花氣更洗去人心的俗氣。林和靖是梅花的知己，而韋應物是願屏除世事煩擾之人，故能得到心靈上的沉靜，其詩展現梅花孤高淡雅之質。詩中以韋應物與梅花相匹配，實名實相副之體悟。觀花讀詩之餘，心境已超然灑脫。

以詠梅範式——雪寫梅花，並在詩中加入鳥兒與人相親之情的，有厲鶚的〈同吳西林泛舟西溪看梅〉：

一夜叢梅發，幾處山窗明。香中林鳥語，引我沿溪行。積翠點殘雪，陰淡

---

杰：〈「美人」與「高士」——兩個詠梅擬象的遞變〉，《南京師大學報》1999年11月第6期，頁102

<sup>1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95

<sup>1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頁81

<sup>1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四，頁951

<sup>15</sup>王世貞在《全唐詩說》中嘗言：「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收入嚴一萍選輯：《學海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頁11

寒自生。<sup>16</sup>

叢梅散發凝煉的香氣，翠綠之姿與霜雪之色交相點綴，寒氣亦穿梭其中。靜態的梅花描寫，加入活潑的鳥兒相引而行，增添人與自然相親之溫馨氛圍。僧鑒則以擬人化的手法寫梅花與詩人超乎塵世的情誼，其〈月下梅影〉言：

輕籠淡月異濃妝，欲賦慙無白雪香。卻到夜深人靜後，一枝移向碧紗窗。

17

淡雅的梅花尚未飄香，詩人欲賦梅花而不得，本心中有所缺憾，然梅影隨月光的照射而推移，似乎特地性選擇映射在紗窗，以行動回報詩人的愛戀，呈顯詩人與花木之間的情誼交流，著實令人感動。詩人因愛梅賞梅花，深切地拉近一己與自然間距離，從中得到更貼近自然的生命情感。

## (二)、迎春花

迎春花綻放之際捎來春天的消息，在春天來臨時，迎春花纖細的枝條上長滿花朵，黃花明媚而淑氣映人，開花後花與枝蔓交橫而生，姿態嬌柔媚人，深受人們喜愛。清代詠迎春花詩有兩首，皆吐露春天來的訊息，並描摹迎春花黃豔的視覺美，王照圓〈迎春花〉言：

頓覺陽和至，迎春早吐花。風來舒綠葉，律轉鬪黃葩。凍蝶驚新夢，寒蜂出舊衙。預知天地意，逐暖露光華。<sup>18</sup>

迎春花覺察春天的氣息，早早吐露花蕊迎接春光。風來舒展其枝葉，並與黃花爭妍。迎春花開時蜂蝶蜂擁而出，在暖意漸開之時表露其光芒。詩人另一首〈簪迎春花〉，在描繪迎春花後寫簪迎春花之情貌：

灰飛新節至，小苑發春花。迎暖分金蕊，橫釵映鬢斜。<sup>19</sup>

春來之時迎春花開，金蕊享受造化溫潤而愈發美麗。詩人簪之髮際時，迎春花也與鬢髮相映相形，突顯彼此的美。

## (三)、海棠

---

<sup>1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頁894

<sup>1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五，頁972

<sup>1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01

<sup>1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01

海棠盛開時迷人，半開時妖嬌扣人心弦，綠肥紅瘦時又是另一種面貌的呈現，歷代詩人以對其投以愛戀的眼光，透過詩歌展現對海棠的迷戀之情，如蘇軾〈海棠〉：「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詩人眷戀海棠，一片深情在秉燭期待中可見。又愛花成癡的陸游愛梅花之外，更酷愛海棠，故贏得海棠顛的雅號，亦可見其對海棠的著迷。

清代詠海棠有二十二首之多，有六首引用歷朝典故呈現歷史文化情懷，成爲一大特色。如大文豪蘇軾大費周章地燃燒高燭呵護海棠的典故即被翁咸封引用入詩，如其〈海棠吟〉即云：

錦城纈林擅春色，名花一枝香一國。照眼紅妝絕代姿，笑風泣雨情無極。  
天然豔冶去雕飾，勻粉施朱淨如拭。銀燭高燒金屋深，護持憑仗東君力。

20

海棠具絕代之姿，天然無雕飾之容顏素雅宜人，蘇軾高燭護花的動作實爲人爲之，真正能呵護照料海棠備至的唯有春神的力量，雖人力有限然突顯出的是詩人愛花賞花之情。弘旻〈綠陰野屋前海棠二株栽三年矣適值盛開喜而成詠〉則言：

麻姑忽款蔡經扉，翦翦明霞護彩衣。夢裏雲深誰喚起，枝頭春老漫催歸。

21

海棠盛開如麻姑仙人降至蔡經門扉般情境動人，<sup>22</sup>其容顏豔麗可知。明霞呵護著海棠花，枝頭的花蕊在暮春之際漸漸綻放。詩中麻姑仙人之典故則突顯海棠不的姿態。方壽〈海棠花〉言：

含煙玄露小樓東，脈脈無言媚晚風。好似沈香亭畔醉，闌干十二倚嬌紅。

23

---

<sup>2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頁1614

<sup>2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頁59

<sup>22</sup>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學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著朱衣，虎頭鬚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須，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如此兩時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發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宴畢，方平、麻姑命駕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李昉：《太平廣記》卷六十〈女仙五·麻姑〉（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69

海棠花在煙光中含著露水，在晚風中嬌媚動人、默默無語。它的神韻就如同在沉香亭畔飲醉了的楊貴妃一般，嬌柔地倚靠著精緻華美的欄杆。詩中的海棠嫵媚，如嬌柔的楊貴妃般深受皇帝的賞愛，身姿之美自是不同。

另外，清代的詠海棠詩也有六首詩歌皆以時光流逝突顯詩人心境，此為詠海棠詩第二特點。如潘世恩〈和劉春舫遊法源寺觀海棠有懷胡其園之作〉：

探幽乘暇日，小立佇花前。人去已千里，春歸又一年。<sup>24</sup>

詩人在閒暇之際佇立花前，憶起朋友已去、春去又春回。詩人因而惆悵，惆悵的是朋友也相離不得相聚而時光也在須臾間流逝，詩人以時光流逝寫與摯友相離的不捨之情。其〈三月十九日同人集花之寺看海棠〉又言：

花事今如許，春光又一年。恰逢新雨後，難得薄寒天。宿酒朝猶殢，輕陰晝欲眠。最宜文字飲，此地況幽偏。<sup>25</sup>

此詩則以欣喜的筆調寫詩人賞花愉悅之心，令人深刻地感染詩人的心境。雖春光又已一年，然幽偏之地最宜賞花吟詩，欣賞海棠變成刻不容緩之事。

朱琦〈同潤臣仲穆至極樂寺看海棠因遊萬壽寺而歸〉言海棠之美，也言其終究隨東風凋零：

道人愛花如遊蜂，荒剎羅綺紛為叢。國花堂中羅眾豔，春寒睡起妖更慵。  
綺窗新拓蔽修竹，野桃一枝出小紅。美人對此頗卻立，妖嬈自惜顏色豐。  
歡情易減雨氣少，一半狼藉隨東風。<sup>26</sup>

愛花之人如遊蜂迷戀花朵，擁有國豔美名的海棠花，在暮春的慵懶之姿更如美人般嬌豔。在此美景中有修竹、桃花相伴，卻也因東風的吹拂而凋零。詩中寫海棠的美豔，卻也終究不敵春風而零落。

錢應溥〈甲申浴佛日偕日偕同直出西直門至極樂寺看海棠歸途偶成〉其二，寫海棠不爭之姿，與一己相對忘言：

莫嫌冷豔已殘妝，相對忘言醉一觴。地以遠塵稱極樂，花能殊眾是無香。  
似聞道左流鶯語，堪笑城南走馬忙。難得蕭閒逢此日，歸赤緩轡已斜陽。

27

---

<sup>2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04

<sup>2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694

<sup>2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695

<sup>2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八，頁2202

海棠花雖已殘落，詩人酒醉相對亦兩相忘言。此地遠離塵囂煩擾，故寺廟名為極樂寺。置身此中的海棠也以無香與眾花殊異。人們為生活與名利等瑣事奔波，冷眼旁觀的流鶯嘲笑人們的庸碌。詩人懷抱著難得的閒心悠遊於自然，與海棠相對忘言的境界更是令人欣羨。

#### (四)、桃花

桃花顏色紅潤光澤而迷人，歷來詩人皆為歌頌桃花留下不少讚美的詩句，清代詠桃花詩也不例外。清代三十餘首的詠桃花詩有一半的詩歌由桃花視覺美著手。如夏伊蘭〈皋亭山看桃花〉：

出港櫓有聲，沿山花無數。春風替我作前驅，引入紅霞最深處。霞光水色  
五千重，翦綃曳綵憑天工。<sup>28</sup>

桃花之美源自化工之奇，桃花如紅霞般動人，霞光與水色相映照，千萬重的身姿變化多端，桃花之美如鬼斧神工般，非人力所能及。又言桃花的倒影如紅浪陣陣襲來，此地真如武陵源般為人間仙境。詩歌書寫桃花顏色豔麗，並以霞光水色襯托出花之美。楊廷璋〈南郡多熱冬月桃花盛開詠此以志物候之不齊云〉也由視覺上的色彩美言自然的運行：

十月桃花鬪嶺梅，天紅點點為誰開。瘴天漏泄春光早，荒服炎蒸造化回。

<sup>29</sup>

十月即開放的桃花與梅花爭鬥，而點點綻放的桃花洩漏了春天將來的消息，春天來臨，造化又將循環運轉，生命又是一個新的開始。點點綴飾天地的桃花。紅豔的容顏在詩中呈現。六十七的〈題碧桃花〉點出桃花的色彩豔麗，卻也終將邁向凋謝：

煙滋雨濯淺深紅，石畔天天一兩叢。海國芳菲春不管，碧桃花嫁鯉魚風。

<sup>30</sup>

妖豔動人的桃花，在雨水的滋潤下顯得更加鮮豔亮眼。然碧桃花終將隨著秋風而逝，詩中寫桃花的美麗，也寫花開花落的自然現象。桃花以其冶豔之姿擄獲詩人之心，詩中可見其愛不能捨之心意。

清代詠桃花詩的第二特色是詩歌中有半數以上以「風」為詩歌意象，如林瑛

---

<sup>2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頁2408

<sup>2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八，頁3158

<sup>2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二，頁918

<sup>3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九，頁1029

佩〈乙丑人日感詠桃花〉言：

瑤池仙子隱真香，愛向春風淺淡妝。一種天姿人不識，浪傳流水引漁郎。

31

桃花之美如仙子般迷人，在春風中搖曳生姿。其脫俗的姿態甚至無人相識，漁人卻有機會識得桃花之美，羨煞嚮往桃花之美的詩人。

春風的意象使桃花婀娜的身影愈發突顯，桃花並以淺淡的容顏迎向春風，素雅之姿更形鮮明。而王端淑〈雨中桃花〉的風與雨意象則逼迫邁向桃花凋零：

寒風微透入淒清，過雨天桃色易傾。鶯濕羽衣憐豔冶，苔傷花影譜心旌。  
飛煙乍掩爐峰失，新草萋殘曲徑瑩。拾得落雲天已暮，遠林遙聽墮春聲。

32

在風雨中的桃花受盡摧殘而色衰凋零，遠至林外尚可聽見桃花墜落之聲。詩人雖以誇張的筆法爲之，卻由此可見風雨飄搖中的桃花衰敗的慘狀。李媿〈桃花〉則藉由春風不識西施的無知，烘托出桃花的妍麗：

流水重楊擬若耶，綠陰深處小橋斜。春風不識誰家女，獨立溪邊自浣紗。

33

詩中未直接描摹桃花之美，從側面點出桃花之美。若耶溪旁浣紗的美女當然非西施莫屬，詩中刻意描繪浣紗女之美，襯托出桃花的嫵媚，令人想見其情境之美妙。春風的無知令人歎惋不解，也突顯出如西施般動人的桃花身影。

藉由李媿〈桃花〉，牽引出清代詠桃花詩的第三特色——轉化法的運用。詠桃花詩中有三分之一使用轉化的手法，使詩歌更形活躍動人。春風不識人本屬當然，唯詩人使用轉化的手法，詩歌便深具人的情致與氣息，詩歌俏皮度也因之增加。瞿鴻禨〈甲寅三月三日補松招飲樊園新居看碧桃花〉云：

碧桃六樹傾城立，粉白脂朱嬌欲語，笑倚春風醉半酣，然照晴雲豔初吐。

34

碧桃花粉白朱紅的顏色嬌豔動人，似欲與人訴說情意。迎著春風笑顏迎人，半醉半酣中展現嫵媚之姿。春風意象使桃花更具姿態，而轉化的手法中也見得桃花如美人般，笑語盈盈的嬌柔與酣醉之美。李柱〈十月見桃花〉也以轉化的手法寫桃花的孤寂：

<sup>3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07

<sup>3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00

<sup>3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八，頁3160

<sup>3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2644

劉郎去後無消息，暖信先從嶺上回。蹊下惜無仙李伴，一枝寂寞帶霜開。

35

詩中以劉禹錫〈遊玄都觀〉一詩典故寫桃花尚未開放，但春天的訊息卻已漸次傳來。十月即綻放的桃花，蹊徑中沒有仙李相伴，唯在冷霜的陪伴下寂寞地開放。桃花的寂寞是詩人心境的寫照，轉化的手法使一枝桃花的寂寞更形彰顯，詩中的寂寞之感湧現。

此外，清代詠桃花詩也有藉桃花牽引出人事變化的無奈，如李宗瀚〈春日同人過壺山看桃花即逾七星山背出補陀岩至棲霞寺小集〉：

年年踏遍壺山路，遠近桃花幾萬重。花好不知人面改，山青長似佛頭濃。

36

壺山桃花每至春天即盛開，桃花不知人事遷流之苦，年年花開而濃豔枝葉翠綠。詩人藉花之常美常綠，烘托出人事變遷的幻化無常。

裕貴〈和陳魯山表舅氏詠白桃花原韻〉則刻畫桃花美艷脫俗、與人相親之情：

玉樹天斜故絕羣，穠華偏不染塵氛。波浮流水剛三月，春老東風已十分。  
崔護別來頭似雪，劉晨仙去夢為雲。瓊瑤相贈無由報，影亂茶蘼日又曛。

37

白桃花素雅絕群，故不染塵俗之氣，突顯的是其純淨高潔之姿。暮春之際桃花盛開，詩人以崔護人面桃花的典故以別後頭白如雪，描繪白桃花的雪白，又以劉晨遇仙的典故寫桃花如仙女般豔麗動人。詩人對白桃花以如玉的花朵相贈的深情感動不已，在酣醉於其中之際夕陽已西斜。詩人書寫白桃花之美的同時，陶醉於自然之中，甚至與白桃花相知相惜，詩人與自然已合而為一，令人羨慕不已。

## (五)、杏花

杏花綻放恰逢清明時節，「沾衣欲濕杏花雨」便是當時杏花在綿綿細雨中的寫照，細雨中夾帶杏花香氣，別是另一番春天意趣呈現。而「桃花、李花媚人，杏花尤其可愛」<sup>38</sup>評價，更將杏花超越桃李之處烘托而出。

<sup>3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四，頁3283。唐代的劉禹錫曾觀賞玄都觀的桃花，並寫下《遊玄都觀》一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卻也因為這首詩諷刺新貴，故他被貶到播州當刺史，後又被調任、解職等。再度被召回長安時，玄都觀的桃花已無存，詩人感慨之時又寫了《再遊玄都觀》：「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突顯生命中的起伏變化。

<sup>3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698

<sup>3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七，頁2006

<sup>38</sup>余彥文、喻滿生：《花草情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頁34

在古代，春華映水，紅豔出垣——如同唐詩人吳融在〈杏花〉中所概括的那樣：「獨照影時臨水畔，最含情處出牆頭」，被認為是杏花最富於情態的兩種景觀。而吳融〈杏花〉詩的後句，更是經吳融〈途中見杏花〉：「一枝紅豔(一作杏)出牆頭」的品題後，風靡詩壇。<sup>39</sup>

因而杏花的視覺美便是詠杏花詩中不可或缺的內容，清代詠杏花詩有六首，唯有一首未描摹杏花的色彩之美。而金蘭貞〈吉芝樓杏花盛放〉中杏花紅豔之美以數大之美展現：

小園一夜放春花，姣態妍姿鬪彩霞。正值曉妝簾幕捲，萬重紅雪擁窗紗。

40

夜來杏花開放，樣態姣好與彩霞鬥豔。詩人妝扮時捲起簾幕賞花，千萬重的紅色杏花簇擁窗前。以紅雪寫杏花，令人驚豔。葉令儀〈杏花〉也突顯杏花之紅豔，並寫一樹的杏花與屋舍相映，姿態與桃李不同：

鷓鴣聲中春事疏，紅芳一樹映吾廬。賣花深巷鶯啼後，賒酒孤村燕到初。  
寒雨思歸虞學士，春風得句宋尚書。瓊林別有蓬萊種，穠李夭桃定不如。

41

詩人屋舍旁的杏花綻放，此際鶯鶯燕燕穿梭其中。而虞集及宋祁皆對杏花有深刻的描寫，<sup>42</sup>更令人感受杏花之美。而宮中杏花源自仙境，穠豔的桃李當然無法與

---

<sup>39</sup>祖述者如宋代陸遊〈馬上作〉：「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牆頭」。葉紹翁〈遊園不值〉：「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金代劉豫〈杏〉：「竹塢人家瀕小溪，數枝紅杏出疏籬。」元好問〈杏花〉：「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妝出曉晴。」再熔林逋「疏影橫斜」及蘇軾「竹外一枝斜更好」的意象寫杏花的風姿。明代朱曰藩〈涇西杏花雜興〉：「牆東一樹紅如錦，莫怪先生獨閉門。」繪畫也受其影響，喜用這個題材。元代鄭允端有五代南唐畫家徐熙的杏花圖，曾贊道：「曾記沉沉春雨後，一枝斜透粉牆西。」明人陳鐸則在自己畫的一幅杏花圖上自題絕句云：「記得景鄉回首處，一枝斜拂酒樓前。」真是詩情畫意，各有會心。何小顏：《花的檔案》(臺北：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12。另外，王安石〈北坡杏花〉：「一陂春水繞花身，身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東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前二句便是從吳融之詩中推衍而出，而此詩勝處即是藉杏花如雪而芳潔不染，寫一己的生命理想與氣度。

<sup>4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頁3142

<sup>4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49

<sup>42</sup>陶宗儀《輟耕錄》云：吾鄉柯敬仲先生，際遇文宗，起家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庵(虞集)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詞寄之。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全詞抒寫了對柯敬仲的敬愛。「杏花春雨江南」乃詞中名句，為歷來詞家所稱賞。通篇和婉清雅，辭語工麗。宋祁則以〈玉樓春〉中的「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句而揚名，被世人稱作紅杏尚書，皆為擅寫杏花的名家。描摹杏花受美譽為「紅杏尚書」宋祁，其〈玉樓春〉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句，將春天杏花綻放熱鬧欣喜的景象描摹地唯妙唯肖，深得人們會心一笑。也由於「鬧」字用得貼切傳神，

之相比。詩人先寫屋舍的杏花之美，轉而描繪瓊林院中的杏花來自仙境、宮中，自是非比尋常、絕艷脫俗，雖然一般人欣賞的事艷麗的桃李，但杏花之美不是桃李之美可比擬，藉其烘托杏花不凡的身姿。

而王靜涵〈雙杏行〉寫杏花爛漫美麗外，更藉此明言自我人生遵行方向：

園中有雙杏，爛漫若朝霞。狂風西北來，市地飛黃沙。晨起開竹扉，私憂花盡落。殘紅雖滿園，高枝猶灼灼。嗟彼墮地花，無風亦脫樹。卓哉此數枝，風吹仍如故。微物有美惡，君子當何如。飄風不終朝，吾慎葆其初。

43

杏花如朝霞爛漫動人，在狂風表現堅卓形貌，並藉由其他的花朵襯出杏花的卓越之處。而真正的君子本當慎守初衷，不改其志，詩人亦期許自己謹慎地堅持人生的道德理念。

## (六)、李花

李花通常數朵叢聚而開，花色純白花形近似梅花，頗為吸引人，故詩人以李花比擬雪的姿態出現，然清代詠李花詩唯一首，詩中言李花為李白的化身，再言李花之美，陳梓〈次雪漁雪春塢看李花韻〉一詩云：

山人前身李謫仙，珊珊雜佩來塵寰。幻形化作千樹白，皎皎玉立春風前。……晴雪滿山春四邊，浮生何必蓬壺嶺。三杯露醉舞仟仟，九區一任塵飛翻，安能到我雙眼間。<sup>44</sup>

陳梓將山人視為謫仙李白的化身，又幻化為李樹來人間突顯其率真的形象。而滿山李花如飛雪，此境中的美景脫塵絕俗，已恨不能窮盡山水之美，故不必居於蓬萊仙島中。只要心神歡愉，世事任其幻化翻飛，詩人的心中無塵俗之事煩擾，生命境界更不受撼動。

## (七)、梨花

歷來詩人將梨花比擬為美人，白居易詩中「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就藉美人落淚呈現雨中梨花的凄美美感。元好問〈梨花〉一詩也形象地描

---

傳誦一時，世人稱之為「紅杏尚書」，為宋祁始料未及的斬獲。陶宗儀：《輟耕錄》見嚴一萍選輯：《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二二部，津逮祕書第四函，卷十四，頁9

<sup>4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八，頁2214

<sup>4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頁1042

繪梨花如美女般令人憐惜而賞心悅目，詩云：「梨花如靜女，寂寞出春暮。春色惜天真，玉頰洗風露。……孤芳忌太潔，莫遣凡卉妬。」其孤芳自賞的不凡姿態也流露詩中。

清代的梨花詩有兩首，皆深刻描繪詩人心境，藉物抒情的手法鮮明可見。其一為鄭金鑾〈梨花限韻〉，詩中以美女比擬梨花，且云：

三月園林草徑荒，一枝晴雪簇東牆。冰姿差後寒花發，縞素渾如貧女妝。  
豔惹夜蟾光處白，淚含春雨冷時香。空庭寂寞無人跡，引得遊蜂陣陣忙。

45

梨花如雪般白淨，其形貌淡雅。然而梨花之美卻無人賞識，唯蜂蝶迴繞。詩人藉物抒情，突顯個人不知遇因而無人賞愛，心中落寞之感滿盈，胸臆自是無奈不平。董文驥〈三月廿二日汾陽道上見梨花折得一枝口號〉也藉物抒情：

東風遠到晉山遲，三月梨花始放時。雨裏粉痕殊鄭重，月中空色共迷離。  
待人雪夜寒無粟，騎馬平明淡掃眉。九十春光故園外，鄉心客眼寄瓊枝。

46

東風遲來，三月時梨花方漸次綻放。詩人望眼欲穿的故鄉遠在千里之外，思鄉之情只能藉眼前的梨花紓解，故深濃的思鄉情懷瀰漫詩歌中。

## (八)、菜花

種菜花的是貧苦的百姓用心，賞菜花的則是大多是不諳農事之人，故清代詠菜花詩凡三首，三首內容皆與社會生民關懷相關，如邱璋〈登中立閣看菜花〉言人民之苦：

寒不可襦饑不粟，多事兩珠更兩玉。天公欲救萬戶貧，徧地黃金散千斛。  
去年亢旱田禾焦，阿香焚車炎帝酷。……傾盆勢猛銀竹下，土膏近喜春花熟。  
村南老翁拍手笑，轉凶為豐此其卜。先生不知農與圃，但博奇觀享清福。<sup>47</sup>

去年乾旱農田幾成焦土，生民生活困苦。上天欲救天下蒼生而降下甘霖，菜花恣意滋長，此時平民生活轉凶為吉，村南老翁拍手歡欣。上天的恩賜是人們的依靠，己身的努力無法成為最終的依靠，情何以堪？熊璉〈菜花〉也言：

<sup>4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8

<sup>4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五，頁315

<sup>4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1743

尺土依然雨露勻，黃花燦燦蝶飛頻。朝來不厭臨窗看，也算貧家一段春。

48

菜花金黃而蝴蝶翩飛，如此平凡的景象，是農家生活裡的一種調劑也是未來的展望。然而貧窮人們的春天何在？貧民不敢多有奢望，眼前的黃花飛蝶足以令人心神愉悅。菜花若成經濟作物，或許收入微不足道，也是生活的小小補貼。此種生活非達官貴人所能體會，詩人也藉此突顯出人民窮困的生活面向。曹寅〈菜花歌〉則言菜花繁盛、生活愉悅、官吏爲民等生活情境：

吳中菜花天下無，平疇照耀黃金鋪。……農家兒女飯出遊，踏歌不出畦兩頭。頭蠶繅絲二麥穗，油菜結子柔桑抽。勸農使者停徵稅，廳前畫諾花前醉。水曹散吏舊期門，也騎細馬傍山村。君不見他鄉井徑無尋處，春風遠拓黃花戍。含哺鼓腹只吳儂，菜花中朝菜花暮。<sup>49</sup>

吳中菜花甲下，一片金黃之色映入眼簾。農家兒女飽餐後踏歌出遊，蠶絲、麥穗、油菜、桑樹皆是豐收之景。勸農使者停徵稅、水曹散吏縱馬遊。吳人在菜花豐收與官吏爲民、與民同樂中，富足安樂地度日。

## (九)、牡丹

牡丹是種觀賞花卉，在唐代受到皇帝的青睞，其身價也隨之水漲船高。清詩匯中收羅描摹牡丹的詩歌，充分展現其婀娜動人之姿。十四首的詠牡丹詩中有八首用典，所佔比例甚高，如翁氏〈綠牡丹〉言：

一枝嬌豔殿春開，疑是芭蕉分影來。雲鬢漫勞秦女挽，宮紗須趁曲江裁。  
輕盈自可藏么鳳，綽約偏宜映古槐。回首梁園他日事，不禁花下幾徘徊。

50

綠牡丹在暮春綻放，詩人本疑爲芭蕉之影，後又爲其輕盈綽約之姿吸引。回首如梁孝王遊宴往事之時，<sup>51</sup> 詩人又身陷其中而徘徊踟躕。詩中以綠牡丹迷人之景牽引出詩人濃厚的深情，情景交融而動人，並由典故中寫朋友相聚之樂與今非昔比

<sup>4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082

<sup>4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頁720

<sup>5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65

<sup>51</sup>《西京雜記》曰：「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互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主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劉歆：《西京雜記》（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二，頁16

之慨。鼇圖〈網師園看牡丹即席有作〉則引用雙成、飛瓊的典故，並以之比擬其美：

網師園中何所有，半畝牡丹大如鬪。美人睡起繡被堆，妃子歌殘小垂手。  
日照赤城霞散綺，雙成在前飛瓊後。<sup>52</sup>

網師園中的牡丹花盛開，如美人睡醒後刺有五彩花紋的繡被堆疊的模樣，又如妃子舞姿曼妙的模樣。此際花光與霞光日光相映，牡丹的嬌豔如西王母的侍女董雙成與許飛瓊般。<sup>53</sup> 詩中以西王母侍女之美貌，烘托出牡丹之美。

詠牡丹詩中的典故在詩歌中穿梭並與花卉的結合，藉此流露出歷史文化的傳承。而在翁氏〈綠牡丹〉與鼇圖〈網師園看牡丹即席有作〉兩詩中，皆以譬喻的手法創作，詩歌的意涵豐富，除可見作者為詩之功力與用心外，也激發讀者的想像力，使花卉與典故與比擬的對象中深深結合。

另外，曹學閔〈春暮同錢待之孝廉王敦初上舍法源寺看牡丹次二君即事有作用昌黎山石韻〉則寫牡丹的豔光四射：

天公意恐春寂寞，故遣洛陽花態肥。昨日猶看苞未坼，入門差覺遊人稀。  
老僧走告忽驚喜，今朝吐色堪療飢。咄咄真有逼人意，霞光錦爛排窗扉。  
有無窮蜂與蝶，齊聲喧出香霏霏。<sup>54</sup>

牡丹花在暮春時節綻放，上天賜予其花態豐腴臃腫。盛開的牡丹艷光四射，蝶蜂連連、香氣霏霏，賞心悅目之餘，令人倍加憐惜。宗室縣君〈題自畫牡丹〉也寫憐愛牡丹花之心：

風風雨雨惜春殘，為愛名花倚畫欄。淡著胭脂濃著墨，一枝圖向畫中看。

55

春將盡之際，詩人為留下牡丹的身影而執畫筆，在濃墨淡淡胭脂中描摹其姿態。雖未正面描繪牡丹姿態，卻可見其胭脂淡施的優雅。

## (十)、蘭花

中國的文人對蘭花十分鍾情，它生於幽谷中而姿態優雅不凡，又如君子抱節

<sup>5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四，頁1431

<sup>53</sup>《太平廣記》曰：「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繡被。垂手古樂舞。舞者舞而垂其手。雙手下垂，表示敬意。」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三〈神仙三·漢武帝〉，頁15

<sup>5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四，頁1283

<sup>5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三，頁2989

操而堅貞、澹泊不媚世，故成爲詩人與畫家們寄託情志的最佳題材之一。清代詠蘭詩最大的特色爲大量的題畫詩的出現，詠蘭詩中有高達一半的詩作爲題畫詩，數量之大爲花木詩之冠。如沈彩〈題自寫蘭〉寫蘭之宜人，也寫詩人畫蘭、愛蘭：

入春十日雨兼風，蘭葉香遲未破叢。差喜硯田初解凍，墨花爭發翠毫中。

56

春來風雨襲來，蘭花尚未傳送幽香。詩人愛蘭，以圖畫描繪蘭花之美。畫中的墨蘭爭相綻放，賞心悅目而宜人，令人欣喜不已。徹凡〈題畫蘭〉則切入寫蘭花的君子標格：

彼美在空谷，離立含冰霜。地幽作花早，春風生古香。<sup>57</sup>

畫中的蘭花於空谷中獨自忍受霜雪的冰寒，並在早春便飄蕩出淡雅的幽香。詩人筆下的蘭花古雅而清新，表現不同於一般花卉。此種處幽境而芬芳滿溢的蘭花，因其不同凡俗且具君子堅毅的情操，最是受君子們的賞識與愛戴。沈纁〈題趙承旨畫蘭〉則藉蘭花寫社會國家的淪喪：

可憐王者香零落，顛顛瀟湘第一枝。空向新朝誇畫筆，難為騷客寫愁思。  
故宮落日悲荊棘，周道秋風怨黍離。何處託根猶故土，淡煙細雨伴江蘼。

58

具王者之姿的蘭花是湘江憔悴的花朵，憔悴枯槁實因悲故國淪亡，故國滅亡何處託根？詩人明瞭事不可爲之際，淡煙細雨籠罩之處即是託身之所。

詩人著眼於國家社會的淪喪時，具王者之姿或是鍾愛國家之人，其無可以爲而憾恨之心。然而因無所以爲故唯能放開一切、消除點點滴滴的愁思。

題畫詩將蘭之美及詩人的幽思呈現出來，而《廣群芳譜》也言：「蘭，幽香清遠，馥鬱襲衣，彌旬不歇，常開於春初。雖冰霜之後，高深自如，故江南以蘭爲香祖，又云：蘭無偶香，爲第一香。」<sup>59</sup>第一香、國香、香祖、王者香等便成爲人們讚賞蘭花香氣時所賦予的美稱，故上述三首詠蘭詩也提及蘭香或美稱蘭爲王者香，清代詠蘭詩中亦有近二分之一的詩作提及蘭之香氣。

再者，《廣群芳譜》又言：「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sup>60</sup>蘭花不因人而改變的生命姿態的可貴標格，令人歎賞，潔身自愛的屈原愛不能捨，既「滋蘭之九畹」又「紉秋蘭以爲佩」且「結幽蘭而延佇」，屈原廣植蘭花之際又佩帶

<sup>5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75

<sup>5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八，頁3346

<sup>5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4

<sup>59</sup>汪灝等撰：《廣群芳譜》（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卷四四，頁2494

<sup>60</sup>汪灝等撰：《廣群芳譜》（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0年10月初版），卷四四，頁2493

秋蘭，駐足欣賞蘭花心思徜徉，屈原高貴的情操、堅毅的心志，在詩歌中展現無遺，若人謂「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屈原則感慨而不齒，故自屈原而後，蘭花烙上了品德節操的高貴烙印，清代詠蘭詩也呈現出詩人的人格特質，如秦樹聲〈爲人題畫蘭〉其二亦言：

有人亦自芳，豈必戀空谷。棄置乃偶然，天命期無辱。<sup>61</sup>

空谷幽蘭神韻出眾，處處皆散發幽香，一切唯心志牽引而成。也許最後終被棄置，然若能昂然而堅定不辱天命，便不枉費走這一遭。詩人藉畫蘭闡發生命體察，以蘭而言便是不變其姿容而散發芳香，持堅定信念的君子也當如幽蘭般不辱天命而活。書誠〈題幻翁墨蘭〉：

快筆如錐劃紙碎，破花斷葉含清颺。闕閣時聞豹囊鼓，輕颺茶煙供香祖。  
世間沈麝敢同焚，筆墨聞薰長不腐。虛室題詩得數觀，似同君子久盤桓。  
薄劣雖慚謝車騎，願將心事託芝蘭。<sup>62</sup>

畫中的蘭花力透紙背，花間清風微拂，閣樓中的鼓聲清揚、茶煙瀰漫、麝香飄蕩，更使蘭花不腐常新。身處其中，詩人將心事託付給芝蘭。芝蘭本具君子之德操，詩人將芝蘭視爲知己，訴說自己的心事，即言詩人與芝蘭同具相同的特質，象徵詩人的君子德操有所寄託，並深相契合。

清代詠蘭詩也歌詠蘭之形貌與芳香，如孔繼涵〈從侄柞索蘭〉其一：

幽蘭似佳人，不以色自炫。忽漫度微風，芳馨襲庭院。<sup>63</sup>

詩人從外型讚許幽蘭如佳人姿態宜人、顏色清麗卻不自我誇耀。在微風吹來之際，香氣瀰漫庭院。幽蘭的幽香與迷人的姿態，在詩中乍現。張士元〈種蘭〉則描繪蘭受人賞識的情狀：

蘭生雜眾草，偃仰衢路旁。草盛占雨露，蘭孤無容光。我行適見之，小立還徬徨。不恨草色滿，恨蘭不善藏。移蘭種堂下，莖葉日以長。閉門幽香發，眾草將安傷。<sup>64</sup>

蘭與雜草同生路旁，草盛而蘭孤而失去光彩。在詩人移蘭而適切地照料後蓬勃生

<sup>6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五，頁2837

<sup>6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頁81

<sup>6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四，頁1443

<sup>6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頁1643

長而幽香蕩漾，門外雜草已無足威脅的蘭存在。詩中描摹現實環境裡蘭偃仰無容光之形貌外，也令人聯想起君子與小人的相處模式。

君子雜居小人社群中本易遭遇挫折或屢受壓抑，若不如蘭幸運地知遇而備受呵護，則當以適當的方法自我修持，則生命情境堪慮。祁寯藻〈幽蘭〉其二言：

亭亭復亭亭，孤芳空自馨。美人偶一顧，移植來中庭。中庭花木繁，紅紫羅錦屏。一莖止一花，何以奉尹邢。亦思九畹滋，力薄身伶俜。雲窗霧閣中，疏弦何泠泠。不歎知音稀，希聲難為聽。<sup>65</sup>

直挺的蘭花孤獨地散發芬芳，然而一枝莖只開一花的蘭，何以取媚隨俗？蘭以孤芳姿態出現，故歎惋知音難逢。然而作者卻認為幽蘭不當感歎，畢竟能真正受賞識或遇知音並非易事，既是如此又何需惆悵無奈？

### (十一)、十姊妹花

十姊妹花是薔薇花的一種，薔薇花的花朵雖小，顏色繁多姿態動人，清代詠十姊妹花凡一首，張令儀〈詠十姊妹花〉言：

東風萬物荷生成，隊隊紅香照眼明。衰病天涯憔悴客，自憐同氣各枯榮。

66

東風吹拂下的萬物欣欣向榮，十姊妹花亦紅豔照眼。然而天涯飄泊之人卻形容憔悴，與花朵的扶疏大相逕庭。詩人藉花的繁茂與旅人的外貌相映，突顯出花的美麗與人內心的愁苦。

### (十二)、瓊花

瓊花是揚州的名花，因而有「揚州第一花」之稱。<sup>67</sup> 清代詠瓊花詩只有兩首，最具特色的是俞樾〈杭州瓊花歌〉，詩的前半則由世人爭議瓊花是否為聚八仙之點切入，細言物類相殊之處難全面得窺，以子、葉為判別標準又過於瑣碎等內容，故全詩以辨別瓊花真偽為主軸，詩再言：

……如以子有無為辨，世間凡卉皆堪疑。又謂其葉有分別，瓊花之葉光而潔。聚八仙葉微有毛，此其所論殊瑣屑。虎薊貓薊等薊耳，一皴一光竟何說。亦猶山林之民毛，地土使然非有劣。……芙蓉菡萏今同名，牡丹芍藥

<sup>6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80

<sup>6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7

<sup>67</sup>孫映達主編：《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頁572

古一族。古今時異物亦異，未可故見拘碌碌。空山獨坐荒榛荊，忽然滿眼皆瑤瓊。九老未能共談笑，八公猶幸同年庚。中郎虎賁既近似，玉環飛燕毋相輕。揚州瓊花不可見，見此敢謂非瓊英。走筆為作瓊花詠，佳話應遍杭州城。<sup>68</sup>

瓊花之美動人，詩人本因人們誤認他花為瓊花而疑慮擔憂，後而明瞭物之不齊為萬物特色，即使是同物類時因外在環境等因素而小有差異，並列舉九老、八公之年<sup>69</sup>、中郎、虎賁之官，玉環、飛燕之美相啻不遠而各具特色，故跳脫視野之藩籬，明言雖然揚州瓊花已不可得見，但眼前的繁花也如同美玉吸引人，已無關乎其是否為瓊花，仍走筆寫下瓊花詠，以見證花卉之美。

詩人眼前的瓊花真偽為詩人動筆的動機，唯視野及心境上的跳脫為詩中最大的轉折，故藉此可見其心路歷程，也許過程掙扎難耐，但心念上轉變可使人生超脫而昇華，擁有開闊的生命境地，生命姿態自是不同。

另一首詠瓊花詩則以瓊花之美為主軸，詩云：

海山仙人玉鍊顏，峨峨高髻齊桃鬟。蠻煙瘴雨侵不得，時有天風吹佩環。  
芳姿獨立映南極，姑射肌膚謝瑩飾。月殿霓裳自一奇，仙家琪樹應無色。  
飛瓊姓字蓬萊註，步虛聲裏銀河度。但覺瑤台露氣清，焉知塵世風光暮。

70

王采蘋〈瓊花〉寫瓊花擁有仙人般的容顏令人驚豔，甚至連仙家玉樹亦無法媲美而失去光彩。瓊花如西王母命侍女許飛瓊之美，在靜謐的夜裡由銀河引渡而來，故瓊花之美令人心神迷眩。

### (十三)、楊花

楊柳開花後，風來即滿天飛絮，景象佳卻令人眷戀不捨。楊花隨風飄泊全無定向，故諸多詩人藉此抒發思鄉之情、相思之情、生命的飄泊之感，清代詠楊花詩即以此三種生命情境為書寫面向，唯一跳脫傳統面向的只有蕭德宣〈楊花〉一詩則藉楊花寫詩人萌生的禪心：

也隨桃李動芳魂，淡冶光陰陶令門。倦眼纔飄春夢影，修眉昨畫遠山痕。

<sup>6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頁2415

<sup>69</sup>宋朝李昉罷相後，羨慕白居易與八位老人一同宴遊之舉，與張好問、李運、宋琪、武允成、贊寧、魏丕、楊徽之、朱昂等共九人宴集同樂，稱為九老會。參見洪邁：《容齋隨筆》（臺北：大立出版社，1981年），卷十二，頁758

<sup>7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頁3217

搓酥滴粉剛三月，帶霧拖煙又一村。苦恨沾泥期尚早，禪心自在不須論。

71

楊花隨著桃李在春天開放，春風吹拂中柳條紛飛。楊花粉嫩嬌柔的姿態動人，卻也令人擔憂飄零之苦，然而還是敞開心境吧！此時禪心方能真正深植心靈，獲得自在的心境。詩人超越的心境展現在詠楊花詩上，也因之成為最具特色的部分。相較之下，郭式昌〈楊花〉則言詩人無法超脫的心境：

迢遞關河春欲歸，行人相望隔斜暉。一天薄暝寒將盡，幾日東風力漸微。  
但見煙村都黯黯，不堪枝葉尚依依。禪心未便沾泥去，還向長亭惹客衣。

72

春將歸而東風力微，楊花眷戀枝葉不忍離去。飄落的楊花向人們身邊舞動飄飛。楊花的形貌如此，也如人們的離情般依戀不捨。

勞蓉君〈初至唐昌作柳絮吟呈越中老母〉言相思之情：

君不見，灞橋之上楊柳枝，蕩搖飛絮含丰姿。可憐三月化萍梗，正是垂楊頭白時。臨流相送悄無語，忍使萍花自飛舞。白門倚望空惘然，淚灑千絲萬絲雨。<sup>73</sup>

風姿萬千的楊花飄飛，詩人飄泊於外，深感己身的境遇亦如此，故心中擁有的是無法言喻的痛楚。范軾〈楊花曲〉則寫詩人戀鄉之情：

紅日映窗春雨微，階前款款楊花飛。流鶯千樹坐相語，江北江南春不歸。  
五陵年少媚春好，朱顏擲向明鏡老。金縷歌殘玉樹空，柘枝舞罷羅幃悄。  
飄雲捲雨不自量，長安女兒踏春陽。蘭膏墜髮輕蜂蝶，石鯨飛泉送酒香。  
綠煙金穗暗相逐，白蘋紅藻翠鱗覆。莫向東風還蕩搖，一生好傍龍池宿。

74

春光逝去不回頭，此時的楊花隨著東風款款紛飛。人們在轉瞬間容顏也將衰老，柳條舞罷也將低垂歸於平靜。而枝頭的楊花也不當迎著春風搖蕩，否則飄蕩之時何以傍龍池而宿？

詩人在時光的流逝中的感傷，楊花依戀故林，只願依傍龍池而生之情，詩中其實刻畫的是詩人對於鄉土的眷戀之情。

#### (十四)、木棉花

<sup>7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87

<sup>7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七，頁2521

<sup>7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頁3142

<sup>7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二，頁2960

木棉花在初春綻放燦爛的紅花，一片豔紅的木棉盛開，其美令人目不暇給。清代詠木棉花詩凡一首，凌揚藻〈木棉花歌〉深切希望社會國家興盛：

炎微燒春火雲起，長虹下飲赤岸水。偉哉十丈珊瑚華，蒸天烈地森杈枒。  
蠻煙蜚雨駭不得，巍然正色敷滂葩。擘兮紅鞞鞞，掛在峇陽枝。屋烏偶相  
映，綵繖紛離離。崑岡燒後紅玉熱，頰龍戰罷金鱗飛。託身不越句漏土，  
要向赤日輸精微。我來樹下三歎息，親睹東君好顏色。祝融之宅南離宮，  
永教壯此文明國。<sup>75</sup>

木棉花在春天繁盛盛開，其氣勢壯盛雄偉、離離蔚蔚。木棉花如熾熱的紅玉，又如紅龍之鱗飛舞枝頭。其一片精誠，要向赤日展現其赤誠之心。詩人受木棉花之精誠而感慨歎息，春天也因此展露如此紅豔的顏色。火神的宅第在南方，詩人期盼火神將常保木棉花的國度壯盛強大，展現對社會國家赤誠之愛。詩人念念不忘國家，令人感佩其心意。

### (十五)、刺桐花

刺桐花主要的價值在於觀賞之用，暮春之時花俏葉茂，花色紅豔之美渲染大地。清代詠刺桐花詩凡兩首，沙琛〈刺桐花曲〉一詩則以樂景襯哀景：

刺桐花開紅簇簇，花裏青樓春酒熟。低枝繫馬葉幡幡，翠袖壓杯花映肉。  
欲行不行驄馬嘶，撲蔌飛花點客衣。<sup>76</sup>

刺桐花紅豔而叢聚綻開，青樓中飲酒作樂的人們正歡愉。驄馬嘶鳴時，飛花也點點而來。旅人欲行還留，究竟是行、是留，心中起伏掙扎。眼前歡樂的景象，烘托出的是旅人心中的悲苦情緒。茹棻〈刺桐花〉則突顯今非昔比之感：

黃童墓下聽排衙，定省餘閒坐碧紗。今日重來遺老盡，道旁開徧刺桐花。

77

詩人閒心之際閒賞刺桐花，當時所見的遺老如今已仙逝，然而道旁刺桐花卻仍盛開。詩中本有的閒心，卻因賞刺桐花驚覺人事已非，反添幾許哀愁。

### (十六)、芍藥

---

<sup>7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二，頁1749

<sup>7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頁1580

<sup>7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頁1618

芍藥的花容美好、花色豔麗、花香迷人，牡丹被譽為花中之王，芍藥則被譽為花中之相，芍藥能得此美譽，實則因其形貌艷麗，引人駐足流連。

清代詠芍藥詩以袁綬〈孟夏飲芍藥花下〉一詩較為突出，女子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地位卑賤，並附庸於男權之下。受制約下的中國婦女，在傳統的包袱中鮮少享受生命的美好，唯庸庸碌碌地為生活張羅煩憂。受詩書薰陶的女詩人袁綬，雖仍在傳統婦女的脈動中度日，卻因明瞭生命當具幽情而自我提升心靈境界，故言：

丈夫貴樹立，其志在功名。女子不出戶，長年無所營。中饋事粗了，鍼綫須調停。薄暮得暫息，閑吟豁幽情。是時四月天，山深聞晚鶯。芍藥開較遲，紅芳殿春英。花下具杯杓，獨酌還獨傾。三杯樂陶然，氣爽心亦清。憑高豁遠目，疊嶂青冥冥。地偏絕市囂，寺近聞鐘聲。中懷自蕭曠，淡泊無牽縈。<sup>78</sup>

袁綬以女子之姿寫下生命中的清閒與曠達，實難能可貴。丈夫志在千里，一生為事業闖蕩。女子只能於繁瑣的庖廚、女紅生活中打轉。詩人雖無法擺脫女子的生命宿命，卻能在歇息之際享受生命的美好。故在芍藥花遲開時，詩人花下獨酌獨醉。心清氣爽之餘，胸懷也隨之曠達。尤其眼前山巒疊嶂的景象宜人，此地隔絕塵囂又可聞寺廟鐘聲。故詩人胸懷也隨之曠遠，生命淡然無掛礙。此為諸多詩人欲超越卻無法到達的心境，身為女子的袁綬卻能在瑣事中臻於淡泊無牽掛之境，此為描繪芍藥花之際所圖顯出的不凡意境，此為清代詠芍藥詩的特色，女子勝出的詩歌內容，令人耳目一新。

而詠芍藥詩多以人我間的相思離別之情為多，如翁咸封〈豐臺芍藥謠〉：

揚州夢斷狂飆起，綽約花魂度江水。異香片片團作雲，飛墮豐臺幻紅紫。豐臺芍藥顏色殊，萬花作會鋪錦毳。就中一枝最妖豔，玉盤捧出傾城姝。……粉醉紅酣日將暮，葉上愁題別離句。一聲鶉鴉怨春歸，絮亂絲繁夜迷路。<sup>79</sup>

揚州的芍藥名著天下，儼然成為芍藥的家鄉，故芍藥的花魂欲渡江而回。花團錦簇的芍藥飄來花香，而豐臺的芍藥呈現幻化殊異的紅紫色。尤其其中一枝獨出的芍藥最妖豔，獨具傾城的姿色。而暮春之際詩人想起離別愁苦，心境為之波動。查克建〈芍藥〉也說：

<sup>7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33

<sup>7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頁1615

嬌紅粉翠趁風流，十里珠簾盡上鉤。回首東風舊時路，鬢絲人老說揚州。

80

詩中化用杜牧〈贈別〉一詩中「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的詩句，將杜牧詩中的美人形象呈現，並將芍藥的美突顯出來。回想起以往，鬢髮斑白而年華老去的自己也訴說著家鄉的芍藥盛事。詩中點出詩人年歲已大，觀賞芍藥興發思鄉之情。詩句雖平淡地陳述當時的情境，仍體現詩人當時心緒上的愁苦。徐樹銘〈龍樹寺看白芍藥是宋雪帆前輩手植〉亦言：

槐雲織翠花風香，層陰冪雨僧樓涼。當軒素霞落眼底，濯濯玉葉相扶將。  
……可憐嘉會亦尋常，難得東皇動光彩。看花對酒各思君，零落池臺幾夕曛。<sup>81</sup>

龍山寺的白芍藥花香遠播而枝葉相扶，寒光中其冷豔之美超越冰雪，皎潔地如瑤臺月。相聚之人看花各有所思對象，雖然對象不同但思念的心境卻是相通的，這是人們在相思中的共通情感與牽繫之情。

而著重於芍藥形貌之美的詠芍藥詩則也屢屢可見，如王存〈和槐樓瓶中芍藥即用原韻〉寫芍藥雖置身瓶中，仍美豔動人：

盆盎能留絕世姿，浪蜂驚蝶莫教窺。幸逃風雨猶為福，取媚軒窗暫入時。

82

逃離風雨的折磨亦不受蝶蜂的侵擾的瓶中芍藥，其柔媚之姿尚合乎時宜。黃幼藻〈恨白芍藥不開〉也言：

萬種花開鬪曉紅，含羞無語倚東風。素妝不理因誰倦，一段春藏粉黛中。

83

春來萬花齊放，紅紫爭寵，白芍藥卻在東風中含羞無語。一身的妝扮淡雅，含蓄地將春光含藏在花苞中。詩人好奇白芍藥將嬌媚之姿包裹深藏，是否因期待的人未至所致？事實上，白芍藥的潔白素雅，本自造化的蘊孕，不因悲喜而變化，反倒是詩人的多情，為白芍藥的素雅增添一份唯美的想像之情。

## (十七)、杜鵑花

杜鵑花盛開於杜鵑啼叫的季節，古人以為杜鵑啼叫為思鄉之音，故杜鵑花也

<sup>8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六，頁822

<sup>8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九，頁2393

<sup>8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七，頁2866

<sup>8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0

因之添上思鄉色彩，清代詠杜鵑花詩亦是如此，如伍光瑜〈題姜笠人杜鵑花畫扇〉：

離離瓣染紅綃色，細細叢抽紫玉絲。忽觸子規聲裏事，曲闌庭院暮春時。

84

畫扇中的杜鵑花紅艷，並出抽紅紫的蕊心。而杜鵑聲聲啼叫令人想起故鄉的一切，可惜詩人身處的是暮春時節的異鄉庭院。

雖畫扇中的杜鵑不凋，但眼見此，詩人的心情糾結沮喪，換來的是滿身鄉愁。

## (十八)、罌粟花

罌粟花大而艷麗，又稱為鴉片花、大煙花、御米、米囊花。罌粟結出飽含毒汁的果實，成為製作鴉片的材料。生鴉片可以作為止痛、止咳、鎮靜等藥劑，卻也成為鴉片煙或毒品的原料。本應種植稻米養活眾生的田地，卻大量種植罌粟花，而種植罌粟花不為觀賞、不為醫療，只為獲取金錢上的利益，故生民困苦有口難言。如林鴻年〈咸陽道中見罌粟花感賦〉表面寫罌粟花的美麗，實則顯示對社會現象的無奈之感：

濃紅淡白間禾麻，流出膏脂幾萬家。原隰畇畇田上下，可憐栽徧米囊花。

85

紅白交錯的罌粟花與稻麻相間而生，若全種植稻麻的收成可供幾萬戶人民食用。然而眼前廣大平坦及低窪潮溼的田地卻遍植米囊花，雖其姿態可愛，卻興發詩人深刻的感歎。若種植罌粟能改善人民生活，實可喜可賀之事。然種植罌粟花非但不能供給人們生活所需，反添生民生活之苦，令人興發無限的哀愁！詩人歎惋罌粟花未能供養人民飽餐，卻與種植禾麻相爭而生，除減少生活所需米食外，大量生產鴉片又殘害生民健康，詩人內心的無奈與愁苦可知！

## (十九)、蜀葵

蜀葵是中國的原生花卉，最早在四川省發現這種花，因此稱為蜀葵，由於植株挺立可達二、三公尺高，俗稱一丈紅。蜀葵花朵大而明艷，有粉紅、水紅、黃、乳黃、白色、深紫紅等種顏色，開花期在端午節前後，又稱端午花、龍船花。<sup>86</sup>

仲夏之際，蜀葵之美妝點大地，故歷代文人雅士常延攬蜀葵入詩，藉以讚美蜀葵之美及抒發個人情志。清代的蜀葵描繪，唯張之洞〈蜀葵花歌〉一首，詩中欣賞蜀葵易生耐久、屹立秋霜的特質：

---

<sup>8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頁1597

<sup>8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九，頁2221

<sup>86</sup>簡錦玲：《詩情花意——中國花卉事典》（臺北：大樹文化，2003年），頁174

田間野客愛蜀葵，謂是易生兼耐久。娟若芙蓉鬪秋霜，直如泉麻出蓬莠。  
爛然千朵應時發，冀溉豈出園奴手。美錦難比謙利用，河豚豈如鯉適口。  
廣庭廓落無雕飾，蘿薜挂牆一尺厚。花光噴溢充虛堂，最好旭初及雨後。  
我欲表微張此花，為集嘉客傾美酒。此花雖賤君子貴，君子為誰？司馬君  
實號迂叟。<sup>87</sup>

蜀葵花在秋霜中生長，直挺如麻草而燦爛繁盛。詩中並以美錦、河豚美好卻不如謙、鯉魚平凡卻宜人的勝處彰顯蜀葵花的美好。尤其蜀葵卑賤卻深受司馬光的喜愛，故可知其易生耐久、挺直屹立的特質深受君子喜愛。

清代詠蜀葵詩量雖少，卻仍能藉將蜀葵所具的特質化為君子所當具備之質表現出來，君子的心跡與品德呈現。

## (二十)、丁香

丁香花枝條細長柔軟彼此糾結，姿容娟柔，卻絲毫不嬌貴，綻放之際便引人目光。丁香花的香氣滿溢，而其形貌之美是造化薰染、費盡心思打造，其妍麗不在話下。而丁香又名百結，似乎是集結了人們眾多哀愁結成的花，詩人愁思不斷時藉丁香花抒發鬱結的情思。

清代詠丁香詩中以人我間的友情描繪為主，六首詠丁香詩中有三首提及朋友相聚情誼，詩人與朋友情誼深厚可見。如沈廷芳〈飲杭大宗丁香花下〉：

墊枝花又垂垂發，走馬來看笑退之。綺席乍鋪賓不速，瓊英相對酒嫌遲。  
香生斜日溫風候，開占春深夏淺時。<sup>88</sup>

丁香花開在春夏之交，香氣漸漸醞釀而生，此際舉杯嫌遲，唯把握當下悉心欣賞方能深得自然之美。劉大櫚〈吳大椿置酒丁香花下〉也寫丁香如美玉般動人，故深切地吸引詩人目光，朋友相聚時也抒發遊子心緒：

江南三月江水清，風暄日暖魚苗生。客子飄零慣車轍，辜負故園春景晴。  
今朝喜見草芽出，丁香枝上蒼玉明。延陵公子動逸興，安排酒盞招劉伶。  
……我輩天涯久淪落，春光入座誰能醒。<sup>89</sup>

丁香花含苞待發，客子遠遊之時，賞心悅目之時亦深慰客心。詩中又用延陵公子

<sup>8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二，頁2607

<sup>8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一，頁1070

<sup>8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七，頁993

招劉伶飲酒等的典故言朋友相聚之際酒爲良伴，詩人也因飄泊淪落而深感生命的悲哀。

清代詠丁香詩也讚譽他人人格高尚，對於生命又有更深切的領悟，如曾習經〈趙堯生招同法源寺看丁香〉：

遊心難再羈，迫此青陽暮。投鞭事初地，把臂獲良晤。沈沈大雄殿，丁香覆兩廡。峭蒨資文字，香潤及巾屨。連簷竟晻靄，久坐宛清曙。固知佛日長，稍覺天倪露。平生趙御史，補缺匡王度。似爾風霆手，正要玉雪句。入世有生老，隨緣無迎拒。長年眇歡悰，及春理芳緒。餘花今未歇，陳跡昔已屢。初非兩眸計，似深一宿悟。達生幸能託，淨義略可樹。春芳固外物，且任騰騰去。<sup>90</sup>

大雄殿的丁香花覆蓋佛寺的廳堂，香氣陣陣飄來。因丁香花的繁茂，屋簷一片隱蔽幽暗，久坐亦覺心神暢快。詩中描繪丁香的茂盛及香氣宜人，故詩人因此心境沉靜。尤其人生的一切當隨緣而爲，春來之際可調整心緒而體悟生命勝處。詩人認爲人不當以眼前所見爲最後憑藉，放下心中的牽掛與執著，便易深入瞭解人生，真正了悟人生之道。

## (二十一)、蓮花

蓮花別稱荷花、菡萏、芙渠、芙蓉、芰荷等，蓮花姿態清麗、出淤泥而不染，是文人心中的純潔高雅的表徵植物。又因佛教常以西方淨土言蓮土、佛座爲蓮座，故歌詠蓮的詩歌作品中亦藉之寫佛教文化內涵。

清代詠蓮詩也多面向的表現詩人心志，而其特色表現在三方面，其一爲詩人藉詩歌寫閒適的心境，如潘世恩〈六月二十四日鍾仰山侍郎黃樹齋太史招同吳蘭雪刺史張亨甫明經淨業湖觀荷〉：

中央一水亭，四面萬花繞。主人兩宗匠，仙葩入品藻。坐我香世界，煙波凌浩渺。……一官挂朝簿，世事常擾擾。所欣半日閒，心跡冰壺皎。歸來枕簟清，香風滿懷抱。<sup>91</sup>

詩人同遊觀賞荷花，荷花繞水亭綻放，香氣瀰漫。官務纏身時繁擾不已，今日終偷得浮生半日閒，心靈皎潔恬靜之時，美景令人依戀不捨。歸去時荷香充盈胸懷中，詩人閒逸之情仍在心中迴盪。袁鈞〈城南觀荷〉亦言：

<sup>9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七，頁2868

<sup>9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694

城南古勝地，漫漫隱林丘。下有採蓮人，蓮花過人頭。水漲一痕碧，香浮數頃秋。參差互相望，衍漾分平疇。好風穆然至，解袂臨清流。即此得閒曠，終日忘淹留。<sup>92</sup>

高聳的蓮花盛開，參差的荷花香延伸搖蕩。臨風吹拂之際，荷香清流滌洗心胸，心境爲之開朗豁達，故詩人終日留連於此，閒適之情亦在其中。

詠蓮詩的特色二爲詩作中屢屢流露佛家文化身影，如余廷燦〈怡親王畫荷爲譚古夔題〉：

琉璃萬頃堆鏡湖，紅雲十丈水面鋪。翻影濃綠上衣裾，妙香鼻觀生模糊。賢哉河閑插架書，餘事拈筆寫芙蕖。君從何處得此本，費我展畫典衣沽。是時蠅虻皆側翅，清颿瑟瑟含空虛。……火急覓句還君圖，好景一失追難摹。<sup>93</sup>

詩人寫荷花滿池鋪水，如十丈紅雲般壯盛。清風徐來之際，妙香使鼻的嗅覺因之變化，「妙香」、「鼻觀」之文字使用即爲佛家文化浸潤的痕跡。詩人亦言此畫得之不易，故速於題詩後還畫幅，可見詩人對畫幅的珍視之情。陳裴之〈五臺山金蓮花詩〉其一則言：

五臺山色本清涼，種出金蓮滿上方。寶相千層圍法界，瓊蕤四照散天香。

<sup>94</sup>

金蓮花的馨香氣息瀰漫，五臺山則爲佛場良地，此地爲修行之境，天香四處飄蕩。「五臺山」、「法界」、「寶相」、「天香」等字詞在中國少見，卻爲佛家常見的用語，詩人藉此將佛教聖地的環境彰顯出來，又將世俗人的思維解烘托出來，相形之下，與佛家文化中強調的生命解脫形成落差。

詠蓮詩如此，採蓮曲則多刻畫採蓮女的情愫，如周之瑛〈採蓮曲〉：

朝來採蓮處，露葉未曾乾。欲取珠相贈，終憐無定圓。折蓮絲繞手，根蒂還牽藕。回棹漫相驚，鴛鴦此中守。<sup>95</sup>

朝來蓮葉上的露珠未乾綠意鮮明，採蓮女欲取珠相贈，又怕終無緣份。眼見蓮絲與蓮藕相接連、鴛鴦相守相親，採蓮女悸動的心緒呈現，心中的波瀾襲捲而來。桂心堂〈採蓮曲〉：

<sup>9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五，頁1810

<sup>9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頁1370

<sup>9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四，頁2121

<sup>9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八，頁3162

風吹藕花滿路香，中流蕩槳誰家娘。隔岸愛尋雙菡萏，迴波驚起兩鴛鴦。  
採得蓮心無所寄，藕絲不斷繫人腸。<sup>96</sup>

採蓮女在荷香陣陣的舟中採蓮，驚動相守相隨的鴛鴦。採蓮女的心思無所寄送，然而眼前的藕絲卻接連不斷，更是令採蓮女傷感斷腸，詩中所表達採蓮女的心思鮮明。

王照圓的〈過西海子看新荷〉則書寫荷花形貌之美：

涼亭水榭映朝霞，碧沼初開菡萏花。海子西頭楊柳岸，綠煙深處是仙家。

97

碧綠的湖沼中菡萏花開，在湖沼西側的楊柳岸、一片綠煙的深處，即是仙人居處的仙境，此境綻放的荷花，必具不凡的仙姿，其嬌美可想見。路秀貞〈白蓮〉也言：

雨過暗聞香，凌波試淡妝。珊珊仙袂冷，鷗夢伴銀塘。<sup>98</sup>

一陣雨後荷香翩然而至，在上下起伏的波瀾中試展淡淡的新妝。高雅飄逸的情態如凌波仙女，唯有鷗鳥情深意切地在池邊相伴。寫白蓮之美時，淡淡的孤寂與哀愁也相隨而出。王又曾〈臨平道中看白荷花同朱冰壑陳漁所〉則言花香令人沉醉：

船窗六扇拓角紗，倚槳風前正落霞。依約前灘涼月曬，但聞花氣不看花。

99

詩人乘船前往赴約，在明月皎潔的夜裡只聞荷花之香。荷花的香氣迷人，已令人心神悠遊其中，故詩人只聞花香不看花。從詩中的描繪可知詩人陶醉在荷花的幽香中，雖未著墨描摹荷花的形貌，其曼妙的身影卻在讀者心中浮現。張令儀〈採蓮曲〉則言蓮花之香，也直言其美：

消夏灣頭露華曉，風動芙渠香嫋嫋。吳娃紅袖映花明，中流爭羨鴛鴦好。  
西施一笑迴雙眸，芳香滿載木蘭舟。<sup>100</sup>

蓮花的紅豔與嫋嫋的香風特別容易引人駐足，詩中以西施的美貌烘托出蓮花的動

<sup>9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六，頁1313

<sup>9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03

<sup>9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一，頁3230

<sup>9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三，頁1271

<sup>10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6

人，並指出蓮香瀰漫在船中。然此際的蓮香當不只充塞於木蘭舟中，而是盈滿湖中。詩人特別書寫「芳香滿載木蘭舟」，以轉化的手法突顯出滿載而歸的情景，烘托出心情的愉悅。高錫恩〈雋生招同曹葛氏也是園觀荷復至一粟庵小憩〉其一也寫其視覺及嗅覺之迷人：

芳池窈以清，有唾不敢吐。灼灼紅衣明，田田翠蓋護。風來時偏反，微香靜中度。如臨濯錦江，疑入浣沙路。映日色逾鮮，出波顏獨嫵。吳姬比應羞，越女看先妒。留連不忍歸，臨去復回顧。惜無蕩槳舟，泊向花間住。

101

紅豔的蓮花有直挺的枝幹相護，香氣盈盈中令人恍若入勝境中。詩人以冶豔的吳越女子難以與之媲美，側面描繪荷花之美，映襯出花之妍麗。詩人甚至瘋狂地想閒臥在小船上，在長夜中伴荷花入眠，寫出詩人濃濃的愛花之情。曹鑿冰〈蓮花〉則加入蓮花標格描繪：

紅藕花開夏日長，薰風吹動滿湖香。清標自合稱君子，卻把姿容比六郎。

102

蓮花開放的時節正是盛夏，薰風吹拂中蓮花滿湖香。清高的標格堪稱為君子，在面貌儀態方面則如武則天的男寵張昌宗般美麗。<sup>103</sup>詩中著眼寫蓮花的香氣，並以美男子的形貌相提並論，突顯出蓮花的形貌之美。趙國華〈莘縣城西見荷花〉也寫蓮花香氣盈盈及詩人嚮往的境界：

縣小常可喜，晨出暮必至。行行煩暑散，颯然寡車騎。隱約城西隅，田水湛明媚。迤邐三四畝，藕花出禾穗。邑境久荒瘠，見此足心慰。立馬暫向前，宛爾納涼地。參差綴香梗，野風滿翹翠。亭亭處幽靜，喧戲謝童穉。他日吾不知，咫尺愧為吏。儻有高懷人，獨清在衡泌。<sup>104</sup>

寫荷花綿延並高出稻穀而立，此際詩人心境寬慰。荷花的香氣參差錯落，荷葉翻飛。此處幽靜，而胸懷高尚之人心境高遠如隱居般。詩中寫賞荷花的喜悅、荷花的幽香與動態、再寫詩人嚮往的心境，雖高遠卻令人傾心追尋。

除描繪荷花之美外，周月尊的〈殘荷〉則寫荷花的殘敗：

---

<sup>10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四，頁2119

<sup>10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三，頁2987

<sup>103</sup>張昌宗是武則天寵愛的男人，人稱為張六郎。楊再思曾經獻媚諂諛言：「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言中極言張昌宗容顏動人，傳神地將其俊美之貌彰顯。楊家駱主編：《舊唐書·楊再思傳》（臺北：鼎文書局，2000年12月），頁2919

<sup>10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一，頁2593

一片秋心近水殊，空庭為惜雨聲枯。曾含夕露衣同冷，及聽清歌夢已孤。  
幾幹紛披隨敗籜，半塘搖落並殘蒲。薰風不與留顏色，翠佩江皋再見無。

105

詩人覺察秋天的腳步已近，歎惋荷花的枯殘。荷花在秋季殘敗紛披，翠葉紅花已不復見，欲再見必待來春，令人傷感。詩中描寫秋荷的殘敗之景及詩人賞愛之心。

而靳榮藩〈金蓮花歌〉則言金蓮花的不凡：

龍門邊外緣陂陀，芙蓉菡萏交枝柯。妍如重台滴早露，潔如百子凌清波。  
脆如並頭曉日映，正如千葉春風和。卻看黃中通理吉，纔知不是尋常荷。

106

金蓮花繁盛而美、潔淨而飄逸輕盈，其身姿在陽光與和風滋潤下蓬勃動人。尤其是金蓮花非尋常荷花，既具金枝玉葉之姿，細視又具《易傳》中的君子之德，<sup>107</sup>其殊異之處由此突顯而出。

## (二十二)、茉莉花

茉莉花是印度及菲律賓的國花，雖無曼妙之姿，其清香卻淡雅宜人，古代婦女常簪之髮際、串於頸項間。清代詠茉莉花詩凡兩首，皆以其形貌之美為描摹中心，如德日〈茉莉〉：

一笑風前盡吐香，摘來幾朵倍芬芳。瓊姿馥馥羞珠翠，留與嬋娟助晚妝。

108

風來茉莉清香飄逸，形貌之美勝於髮際上的珠翠裝飾。在月光的映照下，茉莉花之美更增添幾許嫵媚動人之姿。德容〈茉莉花〉也說：

冰姿玉骨淨塵煙，南國攜來種自妍。花史高名空第一，只今誰識藐姑仙。

109

非塵俗之姿的茉莉花其冰姿玉骨妍麗，自南國傳入而形貌仍妍麗。詩人江奎曾說若修《花史》，則將它列為人間第一香。而茉莉花雖然被江奎認定為人間第一香，亦具如仙姑般的美貌，如今卻不得愛賞，詩人為其發不平之鳴，也流露出懷才不遇的哀愁。

<sup>10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58

<sup>10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九，頁1204

<sup>107</sup>《周易注疏及補正》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黃中通理」即君子之德的代表，如黃色之中正，並且通曉事理。王弼：《周易注疏及補正》（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7

<sup>10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64

<sup>10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55

### (二十三)、紫薇花

紫薇花有紫色蘭焰的翠薇、白色的銀薇、紅色的紅薇，古人認為紫薇以紫色為正宗，故大多泛稱薇花為紫薇。

清代詠紫薇詩有三首，其中兩首以雪譬喻紫薇之美，如孫芳祖〈仲昭家薇花紅出牆外〉：

聽得詩聲隔絳紗，一雙燕子巧藏花。玲瓏莫搦胭脂雪，但倩仙人鳥爪爬。

110

胭脂色的紫薇花令人喜愛，而紫薇花有一別具的特徵，只要輕觸其花與枝葉，紫薇花就會因此而震動，故又名怕癢樹、癢癢花，故孫芳祖在詩中言人勿撫摸攀折紫薇花，否則搔癢時，只能請麻姑仙人搔背，生動地刻畫出紫薇花令人肌膚奇癢難忍的特性。

而顧煇世〈紫薇花效玉溪生〉一詩則寫人生當及時珍視生命，詩云：

一樹紫薇花，繁英日未斜。曾經青瑣闥，長憶碧雲車。爛漫朝晞露，葳蕤晚照霞。暫將邛竹杖，扶植惜年華。<sup>111</sup>

紫薇花繁盛地開花，朝夕皆展現其繁盛之貌。詩人珍視花開時節，花開之際則把握時間賞花，並珍視人生的青春年華。詩中寫惜花愛花，並藉由花開花落明瞭生命的可貴，進而及時努力。

### (二十四)、秋海棠

秋海棠花色繁多，有紅、黃、白等色，又其姿態優美，故深受人們喜愛，又名相思紅、斷腸草、斷腸花、八月春等。秋海棠於秋季綻放，其幽香與美姿唯有深知其美者能領會。

清代何佩芬的〈秋海棠用漁洋山人秋柳四首韻〉詩之一、二中為突顯其不凡之姿，以菊花、芙蕖的形神與秋海棠相比，不同於歷來詩人的突顯菊花、芙蕖的創作內涵，詩云：

銷盡幽閨怨女魂，和煙和雨映重門。枝分翠黛秋無影，淚化紅冰鏡有痕。  
……風姿本是神仙品，菊婢何堪共比論。

<sup>11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三，頁3257

<sup>11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三，頁2115

嬌枝紅破一分霜，不共芙蓉值野塘。葉臥豈黏遊客屐，花飛時撲美人箱。  
……知否放翁顛未改，尋秋重到碧雞坊。<sup>112</sup>

其一言秋海棠枝葉翠黛並具高尚的品格，雖世人盛讚菊花，但詩人認為秋海棠所具的為仙人之風骨，菊花為奴婢之姿，格調相啻甚遠，不足與之並列。詩人反用一般人對於菊花的讚譽之筆，極貶抑菊花之高格，並藉此襯托出秋海棠之美。其二言秋海棠的嬌豔劃破霜露，花飛葉臥自展其嬌媚。尤其是宋代陸遊因酷愛海棠而獲海棠顛的稱號，其迷戀海棠之情可見。詩人對於秋海棠的尋尋覓覓之情，更顯海棠動人之姿。

而清詠秋棠詩中以薜蘿或薜蘿意象言詩人嚮往的生命情境，則出現在僧鑒〈秋海棠〉詩中，詩言：

紅甲垂垂白露姿，薜蘿牆下最堪宜。不教鸚鵡呼肥婢，肯與蓮花作侍兒。  
113

秋海棠紅豔地綻放，而身處薜荔與女蘿叢生之地最適宜生長。而由詩人甚至肯與蓮花當秋海棠侍兒的心緒，在在顯示詩人不求名利之姿。翁時禪〈秋海棠〉其二亦言：

牆根延佇望斜陽，竹繡羅衣竟體香。紅粉年年傷薄命，秋心寸寸盡迴腸。  
……我亦吟香感遲暮，古來薜蘿屬瀟湘。<sup>114</sup>

秋海棠的香氣瀰漫，薄命之身令人傷感，詩中傳達出生命短暫之感。而薜荔與女蘿本應屬瀟湘之地，也呈現詩人的歸隱之心。

何佩芬〈秋海棠用漁洋山人秋柳四首韻〉其三、四則寫言其不凡的形貌姿態：

桃花雙頰映珠衣，夢醒華清事已非。三徑涼生鶯燕少，一庭香蘊蜨蜂稀。  
夕陽屋角紅疑滴，細雨牆根翠欲飛。斜倚畫闌嬌不語，幽情應與世相違。

綠肥紅瘦總堪憐，淚灑胭脂欲化煙。不占春光仍爛漫，縱無秋思也纏綿。  
靜含清露剛三日，豔絕西風又一年。翻羨紫薇高格好，株株占得鳳池邊。

115

其三言屋角的秋海棠紅豔欲滴而翠葉飄動，斜倚在畫欄中嬌羞不語，其情態應與世人所展現的不同。詩人從秋海棠的形神姿態觸動自我的心思意念，並想像秋海

<sup>11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頁3128

<sup>11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62

<sup>11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八，頁2382

<sup>11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頁3128

棠與眾不同的生命意念與人生情態。其四言綠肥紅瘦的秋海棠形體纖瘦，時光的驟逝、一年又將匆匆而過。最令人心羨的是高格調的紫薇花，株株生長在鳳池邊，深受雨露滋潤。詩人藉紫薇花受厚愛，自己反未受平等待遇而含悲遺恨。

## (二十五)、蓼花

清代詠蓼花共有兩首，其中一首為張照〈題蔣南沙畫雜花詩〉，描繪紅蓼花環湖而生：

揖雨還拜風，蓼花紅灑灑。莫訝愛江湖，前身是魚子。(紅蓼)<sup>116</sup>

紅蓼花在風雨中，縈繞湖邊迂迴而生。人們無須為其環抱江湖的生命姿態詫異，在詩人眼中，紅蓼花是游魚的化身，依戀不捨於江湖本是常情。

詩人眼見紅蓼花眷戀湖畔，故馳騁其想像力，認為花得前世必是游魚，方深深眷戀江湖、遍佈江湖而生。劉珊〈白蓼花〉則藉蓼花言生命的淒楚：

到眼西風醒，斜陽認有無。秋心濃不得，水國淡相須。……更誰覓孤賞，淒絕對江湖。<sup>117</sup>

白蓼花在西風中、夕陽下，仍擁素雅之姿。白蓼花的孤芳自賞，喚不起人們的目光，故其心中淒絕哀怨倍至。白蓼花的處境如人生無知己的處境，心中的淒楚可知。

## (二十六)、紫藤花

紫藤花綻放之時姿態優雅嬌豔，即使依附喬木而垂花綻放之姿亦引人駐足。紫藤之美令人目眩神迷，故清代詠紫藤詩亦深刻描摹其形貌之美，而唯三首的詠紫藤詩皆先描摹紫藤形貌，再抒發自我心境，如姚鼐〈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韻〉一詩則在詩的前半寫時光不捨晝夜地流逝，自己雖渺小地如時間流裡的涓滴，卻仍堅持自身的正直之性，再言：

今日攜行差快意，佳士花陰共懷抱。虯龍兩幹擎空立，瓔珞萬條垂地倒。  
晚春蜂蝶惜來遲，夕照尊壘歸厭早。賞花京洛稀常遇，吹鬢東風易先老。  
承恩自昔如竹垞，抵巇一旦辭瓊島。男兒恨不早歸去，脫粟可餐衣布襖。

<sup>11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53

<sup>11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五，頁1968

鄙人欲作雞棲築，多士自欣魚在藻。乘舸春水向江湖，迴首花前幾人好。

118

紫藤花的枝幹如虯龍般擎天而立，其花如瓔珞般垂地，眼見紫藤花的盛衰令人感傷人世的不如意，故詩人恨不得早歸去，即使是粗茶淡飯、短褐布衣也令人歡欣。詩人豁達地面對生命，故願如魚般悠遊於水中，乘船向江湖而去，不須為世俗之事煩心。詩人認為畢竟真能得志者少，故歸隱江湖反倒能自在地悠遊於人間。金志章〈繡谷亭藤花歌〉也云：

君家紫藤看最好，虺結虯蟠勢天矯。千條絡格影倒垂，萬穗捎簷風乍嫋。  
東皇留取伴殘春，破萼漫嫌開不早。花時主客每盤桓，朗詠長吟恣幽討。  
紫雲燄燄結流蘇，罨畫叢深張羽葆。暮天冉冉欲成陰，繡地斑斑渾未掃。  
……年年花底具尊壺，坐藉莓苔薦清醪。醉來興發擘銀箋，狂態真成被花惱。  
莫將金谷比繁華，自有仙遊擬蓬島。<sup>119</sup>

詩人極力刻畫紫藤負勢而上的矯健身姿及婀娜多姿的形貌：寫紫藤倒垂時迎風搖曳、如雲如焰而密結流蘇而迷人、枝葉冉冉成蔭而落地未掃的情境。詩末言花下小酌愜意而閒適，因此狂傲之姿也隨之而出。詩人也言莫將金谷園的繁華與此地的相比擬，反倒是遊仙蓬島的比擬更為適切，可見詩人心境上的閒逸之情。朱彝尊〈紫藤花下醉歌同查上舍弟嗣璞賦〉亦言：

越州老酒吳船來，小榼偏提恣傾倒。頭銜久矣脫朝簿，那問鼕鼕鼓昏早。  
惜哉筋力日已疲，惟有花前不知老。停杯還憶故鄉路，亂水穿沙入裴島。  
千章古木藤纏身，飄落繁英滿衫襖。明年期爾橫漲橋，柔艣嘔啞撥萍藻。  
綠陰共聽黃栗留，醉臥檣頭船更好。<sup>120</sup>

藤蔓低垂而陣陣香氣傳來，身處紛擾的俗世身心俱疲，唯此時能忘卻一切，也懷念起故鄉的美好。此際眼前紫藤纏繞古木而上，任憑繁英滿身令人欣喜，詩人期待明年花開繁盛之時而搖櫓而遊，心境必更加逍遙。

詩中紫藤花陶冶詩人性情，使之心境更加的愉悅開朗，人與自然間顯得融洽而動人。

## (二十七)、蘆花

<sup>11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一，頁1380

<sup>11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六，頁986

<sup>12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四，頁620

蘆花也許比不上諸多花卉的美豔動人，然而蘆花映照於江面、或整片蘆花飛舞的景象頗令人驚奇，飛舞中的蘆花與天、與雲、與水渾然一體接連一氣，清代許乃釗〈西溪看蘆花〉即言此種景象：

濛濛水天淨，晴雪亂飛下。一白眩銀海，倒影澄潭瀉。<sup>121</sup>

西溪的蘆花如雪般紛飛而下，又如天地的光眩，其身影倒映在湖光山色中。詩中將蘆花的飄飛比喻為雪花紛飛，形象十分鮮明，一片雪白的景象藉此烘托出來。秦知域〈蘆花〉則藉蘆花寫衰亡的生命仍有所用：

叢深緣近水，幹弱易成秋。……無須歎搖落，猶足代薪樵。<sup>122</sup>

蘆花近水而生，秋天的氣息在蘆花叢中可見。蘆花搖落後可替代柴薪焚燒，故不須為其搖落歎息。自然界的循環有固定的模式，在其凋落之時又能為人所利用，詩人深深地讚歎自然對人世的化育與關照，生命也有諸多積極意義存在，唯待人潛心發覺。

## (二十八)、金銀花

金銀花初開呈銀白色，其後轉為金黃，黃白相間給人新穎的視覺享受，清代詠金銀花詩只一首，詩人蕭道管〈窗前樹金銀花一架〉言：

醪醑香夢何息息，花散天女褪紫紅。天然金玉抱奇相，錦繡照耀謝化工。  
美人薄采不盈掬，宜男待女怨東風。煙攜雪挺擎素袂，淡黃深白搖綺櫳。

<sup>123</sup>

醪醑花開又花謝，褪去紫紅色的外衣後，金銀花隨之登場。金銀花金玉相形之貌，在造化塑造下姿容迷人。黃白相間的形貌搖曳生姿，更令人賞愛。

## (二十九)、秋葵(黃蜀葵)

蜀葵渲染大地、色彩繽紛，而另有一種花色只為黃色的黃蜀葵，又名秋葵。它在夏末秋初開放，通常是朝開暮謝，生命異常短暫，所以它和花色繁多且歷久不謝的蜀葵截然不同的。也由於黃蜀葵朝開暮謝的特點，就可明瞭「昨日黃花」中的「黃花」，實非蜀葵而為黃蜀葵了！

<sup>12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八，頁2200

<sup>12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六，頁1318

<sup>12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64

《清詩匯》中描摹秋葵的詩歌凡三首，三首詩皆由其向陽的特性切入，陳書〈題自畫秋葵贈鄒太夫人〉云：

葉出裁青玉，花舒染淡金。不存脂粉態，自有向陽心。<sup>124</sup>

秋葵葉如青玉，花如淡金。其不以脂粉的嬌美展現其姿態，反展現其向陽的心意。積極向上的姿態令人激賞，秋葵不凡的形神烘托出來，君子的標格亦在其中。敬文〈秋葵〉亦云：

秋花鬥繁豔，栽植滿園林。惟爾甘籬落，偏存向日心。幹高出百卉，色重比南金。莫笑宜農圃，山村雨露深。<sup>125</sup>

秋花爭豔之際，唯秋葵甘於籬落間獨立，且存向陽之心。簡單的詩句所烘托出的是秋葵的高挺及積極向陽的特性。詩人也在詩歌留下伏筆，寫秋葵貞心而甘於平淡，即寫詩人嚮往淡泊平實的生活、欲歸隱的心志。又，黃蜀葵即一般所言的向日葵，沈青崖〈向日葵〉言：

滿院秋風斂嫩黃，扣槃捫燭望恩光。跋烏萬里誰知汝，猶是西傾倚夕陽。

126

陽光普照下萬物滋長，向日葵亦盼擁抱陽光恩澤。而神話傳說中的太陽神鳥在萬里諸中飛翔，向日葵渺小的存在如滄海之一粟，更未受賞識挖掘，但是向日葵仍不改其向日的本性，昂然地傾向夕陽生長。詩人寫向日葵形神之際，詩中也呈現堅定不移的君子品格形象。

### (三十)、蘋花

蘋花在夏秋間開小白花，點綴在綠水中，又稱為白蘋。清代詠蘋花詩只有一首，言思鄉之情，岑霽〈蘋花〉云：

翠葉金花雜杜蘅，湘湖千里最知名。秋風颯颯過南浦，鄉思無端一夕生。

127

美麗的蘋花與杜蘅間雜而生，千里外湘湖中的蘋花最是聞名。颯颯的秋風吹過南浦，無端的又令詩人起了思鄉之情。

<sup>12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三，頁2990

<sup>12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二，頁1923

<sup>12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五，頁973

<sup>12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七，頁3325

美景當前，詩人當是沉醉而欣喜的，然詩中描繪的秋風、南浦意象成爲思鄉的觸媒，故無端興發的思鄉之情，思鄉之愁瞬間瀰漫詩中。

### (三十一)、菊花

菊花傲霜雪而立、凌霜不屈而高潔的精神，歷來皆爲詩人所歌詠。在陶淵明采菊展現個人悠然超脫的心境後，菊花更是深受詩人青睞。清代四十八首詠菊詩中，有十八首提及菊花的傲霜；有六首用陶淵明的典故抒發詩人心志；亦有六首針對菊花貞潔的情操書寫。清代詠菊詩中有兩首，突顯菊花非具傲世之姿，如顧仙根〈冬菊和唐竹虛韻〉：

映月非秋影，晚香直至今。人情仍舊向，籬落故相親。入目似餘傲，此君無是心。摧殘霜又雪，根底得春深。<sup>128</sup>

菊花的晚香飄蕩，人與菊花相親相近。菊花予人的印象是傲霜而立的，然詩人卻言菊花無此心，在霜雪摧殘後真正的生命又從根柢孕育出來。詩歌跳脫眾人賞識菊花特質的方式，又從自然化育萬物的面向歌詠菊花。焦循的〈買菊〉亦云：

重陽風雨遍揚州，買得秋花又一秋。說是傲霜吾不信，朝來籬下總垂頭。

<sup>129</sup>

詩人籬下的菊花盛開，卻常以垂頭之姿出現。故詩人認爲強將傲霜之姿冠於菊花非明確之舉，故爲菊花發聲。

另一首詠菊詩也具特色，詩人不從生於霜寒著筆，反言菊花於霜寒中屹立天地間，實因慈悲地憐惜天地孤寂之心：

百卉具腓日，東籬菊正芳。月明偏益豔，風靜更聞香。萋絮雜朝露，參差映夕陽。歲華已寂寞，不忍避秋霜。<sup>130</sup>

李長霞〈詠菊〉在描寫菊花之際，突顯其憐惜天地的不凡生命之姿。菊花盛開之時，香氣瀰漫宜人，早晚姿態各異。詩人甚至寫出菊花對天地的體貼之情：晚歲之時天地靜謐寂寥，菊花不忍天地寂寞，故不避秋天繁霜與天地爲伍。

菊花在秋季綻放本爲物性使然，詩人卻從不同角度觀視菊花，賦予菊花憐愛天地的胸懷，賞愛菊之際也展現詩人的慈悲之心。

清代的菊花詩也描摹菊花不凡形神，如顧橫波〈詠醉楊妃菊〉言菊之傲態：

<sup>12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一十一，頁1741

<sup>12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六，頁1825

<sup>13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九，頁3205

一枝籬下晚含香，不肯隨時作淡妝。自是太真酣宴罷，半偏雲髻學輕狂。

131

醉楊妃菊在籬笆下散發幽香，不肯如一般花卉般濃妝豔抹，卻擁有如楊貴妃飲宴後半偏雲髻的輕狂模樣。菊花不隨波逐流、堅持自我生命形態的姿態乍現。蔣佩玉〈籬菊呈家大人〉也寫菊花不凡姿態：

瘦影安排靜，幽香點綴工。霜華延令色，晚節傲清風。<sup>132</sup>

菊花的瘦影質挺、幽香飄蕩，增添天地間的光彩。寒霜反使其姿色動人、節操更孤高傲人。菊花卓然地挺立天地的氣度，涓滴流瀉而出。胡興仁〈次媛叟留菊元韻〉其一也言菊花的傲骨與澹蕩：

嚴霜白于水，節候已逾秋。惟有庭下菊，葉老枝仍遒。或言骨太傲，姿態少溫柔。豈知彭澤令，澹蕩與同流。五斗腰不折，古書自校仇。南山對紙筆，素心誰共抽。<sup>133</sup>

也許有人認為菊花傲骨驕人、剛毅缺乏溫柔，但其具的澹蕩疏雅的氣質更迷人。傲骨之姿與澹蕩之質並存的菊花，其姿態更是令人欣慕佩服！陶淵明超俗的氣度與之相應合，歷來人們也讚賞不已，然而有志歸隱之人，而今不知何在？詩人迷惘之際，眼前澹蕩的菊花與詩人心志相契合，故詩人以之為知己。王永命的〈和覺老菊花韻〉亦言：

不寄籬邊不繫闌，遠移香氣雨花寒。秋深此日題知己，淡淡煙姿醉裏看。

134

菊花姿態直挺不阿附、香氣遠播，醉眼中，其柔美的姿態在淡淡的煙霧中更吸引人的目光，菊花的姿態與氣度為詩人所傾慕，故深以菊花為知己。惲冰〈題自畫菊〉其一描寫菊花盛開，引發詩人雅興及慨歎：

小樓昨夜又西風，籬外霜花綻幾叢。閒取丹青為點染，倚闌清興有誰同。

135

菊花叢叢綻放，詩人閒適地取丹青點畫其姿，此種倚欄閒賞的心境不知有誰與

<sup>13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3006

<sup>13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9

<sup>13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二，頁2082

<sup>13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四，頁307

<sup>13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15

共？生命具相同的心境方能相契合，這是人們渴望的知己樣貌，有知己相伴，人生方臻於無憾之境。

## (三十二)、山茶花

山茶花花期久而耐開，能在風雪中綻放，深淺濃淡的不同情態韻致皆可在山茶花中挖掘，李漁觀察茶花後更盛讚其具松柏之骨、桃李之姿，<sup>136</sup>令人歎為觀止。

山茶嬌豔與花色迷人特別吸引詩人目光，故詩歌常著墨於此。清代詠茶花詩有四首，兩首呈現個人生命情境書寫，如吳照〈白山茶歌〉寫白山茶的潔淨，再言個人心境：

山茶白者色勝玉，產自麻源第三谷。涪翁作賦始紀之，羣芳著譜缺標目。  
我家舊圃有此花，不與紅紫爭麗華。苧蘿美人含笑靨，玉真妃子披冰紗。  
……花今與我為鄉人，但願年年對花酌。<sup>137</sup>

言白色的山茶花較玉色更勝一籌，且不與紅豔的花木爭奪妍麗。其姿態如美人般含羞帶怯，更如披素紗的妃子素淨優雅。詩人置身其中寬心度日，年年月月對花酌酒，心境也愈發閒適。周應遇〈楚雄遊紫頂寺同王玉熊李少白汪季安時茶花盛開〉也藉山茶花寫自我心境：

綺閣盤溪頂，千松抱佛青。好花先客醉，塵影對泉醒。官戀閒中弈，僧翻忙裏經。曉來成底事，歸路愧山靈。<sup>138</sup>

眼前美好的茶花令人心醉，美景當前之際詩人覺察閒逸的可貴，雖詩中對茶花無正面描繪的文字，卻將茶花令人心醉之美烘托出來，更將詩人欲歸隱的心志勾勒出來。

清代汪舟〈周衣亭先生齋中山茶花用劉後村集中韻〉則言茶花不同一般花卉的韌性：

---

<sup>136</sup>《閒情偶寄》曰：「花之最不耐開，一開輒盡者，桂與玉蘭是也；花之最能持久，愈開愈盛者，山茶、石榴是也。然石榴之久，猶不及山茶；榴葉經霜即脫，山茶戴雪而榮。則是此花也者，具松柏之骨，挾桃李之姿，歷春夏秋冬如一日，殆草木而神仙者乎？又況種類極多，由淺紅以至深紅，無一不備。……可謂極淺深濃淡之致，而無一毫遺憾者矣。得此花一二本，可抵群花數十本。」  
李漁：《閒情偶寄》（臺北：長安出版社，1979年），頁287

<sup>13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頁1722

<sup>13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二，頁423

十笏齋中培老幹，百花頭上放殷紅。還憐野卉經霜隕，生笑唐花待火烘。

139

齋外的茶花盛開，不需百般呵護也不因風霜而殞落。將茶花堅毅且的形貌展現出來。孫思奮〈乞種山茶花示蕭大令〉則云山茶花貞潔之姿，再寫自然化育萬物的無私：

幽幹能貞存晚計，名心未死託芳春。何當永作昇平想，薪木無他日月仁。

140

山茶花幽貞之節在春天展現出來，無論時代的昇平與否，花木無時無刻承恩自然。詩中主軸言山茶花之貞潔，也藉山茶花的生長呈現自然化育萬物無形之跡，也言其化育之功從未間斷。

### (三十三)、水仙花

水仙是美麗素雅的象徵，清代詠水仙詩凡兩首，皆為題畫詩，且皆以美人的形象比擬水仙之美，一首為陳書〈題人畫水仙〉：

伊人不見渺湘波，一夕寒窗夢澗阿。……招來春訊生冰雪，抱得冬心謝綺羅。<sup>141</sup>

詩人在夢中不見如美人般的水仙蹤跡，心中愁緒蕩漾。而水仙開放之際冰雪寒凍，水仙卻屹立而不求生命安穩受呵護，堅毅面對冬季的淬煉，故水仙妍麗及不凡之姿呈現。玉并〈紅樹水仙畫幅並題〉言：

轟轟懸崖淺淺灘，碧藤紅葉翳清寒。一雙龍縵凌波鞵，來往蓬瀛不躡鸞。

142

碧藤紅葉掩去清寒時節之寒氣，眼前呈現簇簇的紅樹視覺之美。而水仙如凌波仙子般美麗而婀娜，往來仙島間輕盈姿態曼妙。詩人將水仙視為美人，優雅的姿態使人著迷。

---

<sup>13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頁1217

<sup>14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九，頁2909

<sup>14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三，頁2990

<sup>14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73

## 第二節、喬木芳草不凡姿——草木類

### 一、木本類

喬木壯碩高大，故清詠木詩歌以讚譽喬木不凡的姿態為多。在讚譽、歌詠喬木時，詩歌的內涵相隨而出。詩人的情志展露之際，文化內涵也受滋養潤澤。故本節敘述清詠木詩對喬木的描摹外，也挖掘清詩匯中各類喬木詩深蘊的意涵。

另外，詠木詩論述的先後順序，則以各類喬木於清詩匯中出現的先後為次序，依序為：松、柏、竹、柳、榆、檜、槎、榕、杉、桑、梧桐、桂、楓、柞、梓、槐、梨樹、樟、樸。

#### (一)、松

松樹樹身高大、蒼勁挺直而姿態雄偉，年壽極長且歷經歲月洗禮而屹立天地。詩人歷來將松樹視為堅定、勁直、貞潔、長壽等象徵，清代詠松詩內涵也具有上述象徵意義。清代九十四首詠松詩中，有十七首為題畫詩，數量可觀，成為清詠松詩的特色之一，詩人讚譽畫家畫功，心境也深受陶冶，如陳維崧〈題梅淵公畫松為愚山先生賦〉云：

施侯沃我以綠雪，不數壑源鷹爪奇。啜餘示我一幅畫，長松十丈紛離披。  
牙須蚴蟉猛兕跳，鱗鬣蹙踏蒼龍馳。抹眇詢問誰所作，乃克肖此形支離。  
答言柏枿一詩老，兩手慣放枯松枝。五日十日畫一本，波濤春激鼃鼃悲。  
昨蒙攜畫脫相贈，令我久看忘飢疲。<sup>143</sup>

畫中的松樹高聳枝葉披垂，其鬚鬣張揚如龍馳之形。詩中唯妙唯肖地刻畫出松樹的形姿，並彰顯其昂揚的氣勢。詩人見此畫幅，身心皆受陶冶，甚至因之忘卻身體的飢餓與疲勞，可見其滌淨人心功效之大。廖雲錦〈畫雙松歌〉則藉此抒發生命情境：

畫鱗難畫龍，畫樹難畫松。龍乃神物善變化，幾人曾見破壁來虛空？松之視龍勢不異，離奇蟠曲難形容。誰摹此圖真妙手，雙松矯矯如雙龍。爪破白日拏雲雨，咫尺庭陰青萬重。祖枝孫榦相追逐，生怕茅屋搖秋風。竭來移挂傍几榻，猛然驚醒午夢濃。繞階而走心膽落，滿庭雲氣生窗櫳。日暮蕭齋兀愁坐，夜夢已到扶桑東。<sup>144</sup>

<sup>14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五，頁642

<sup>14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2

詩中言畫松爲難事，松樹離奇盤曲之勢凌霄而上。雙松爲雙龍所化，龍爪劃破白日雲雨驟至，青蔭千萬重之深。詩人午睡驚醒之際，陣陣雲氣飄出。日暮之時愁坐齋室中，夜夢已至扶桑，然而現實人生中卻未能如心所願，因而深有所喟歎，詩中呈現詩人生活落寞失意的一面。

而歷來詩人幾乎皆將松視爲龍的化身，龍壯盛的氣勢與不凡的姿態與松樹的身姿符合，故詩人寫作時也屢屢將其形象牽繫成一體，描繪松樹時虯龍騰躍的身影便在詩人腦海中浮現，清詠松詩中有一半以上皆以龍爲松樹之化身，也成爲其另一特色，如楊晨〈石樑古松歌用洪右臣前輩古槐韻〉：

金枝翠羽搖晴空，神仙出沒明光宮。忽邁罡風墜靈杖，蒼髯拂拂如虯龍。  
騎龍仙人入雲去，老向空山飽霜露。上枝盤鬱紛攫拏，下枝化石形杈枒。

145

蒼髯蔥蘢的松樹間神仙出沒，松樹在此間受風霜雨露中摧折，其枝葉攫拏而上或成杈枒而下，如虯龍般展現其蒼鬱壯盛之姿。

詩人極力描繪松樹攫拏動人之姿，充滿豐沛的視覺效果。沈季友〈一松二槐歌過刺藤園作〉則言：

翠龍怒飛食雲氣，橫眠斜挂直到地。一夜孤吟吼風瀑，頓使山亭有秋意。  
霜皮鐵幹幾十圍，生時歲月那能記。五粒新香飼白鷺，一枝古雪纏紅荔。  
旁有兩樹青夾街，盤盤雙縮鬱不開。兔目鼠耳如覆幄，鼓柯振翼涼颼來。  
繽紛翠架留夜月，錯落錦石鋪春台。<sup>146</sup>

刺藤園中有一松二槐，翠綠的枝葉如龍騰躍且橫生至地。霜皮鐵幹可見其閱歷人世之歲月長久，且其中一樹與紅荔相纏繞、兩樹相縮不分。在視覺聽覺的紛呈、涼爽宜人的庭園中，高不可攀的松樹似乎與人拉近些許的距離。鮑倚雲〈黃山古松歌應潘大中丞教〉也言：

軒轅施手開鴻濛，削起六六青芙蓉。奇秀半緣松與石，裂石詭出成古松。  
千株萬株不藉土，人代渺歷超秦封。靈區幽絕幾人到，到者驚叫誇神工。  
路指天門兩翁揖，一迎一送分西東。經互雙壁勢蜿蜒，文殊道上眠蒼龍。  
髯張角嶄臥將起，疑潛疑現風雲從。……倒挂蒼虯髮上指，一絲壁竇長青蔥。  
離奇更說蒲團好，輒鋪密織雲千重。<sup>147</sup>

<sup>14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二，頁2762

<sup>14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八，頁694

<sup>14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七，頁1496

詩中諸多筆墨著重於描繪松樹震懾人之處，而黃山古松從裂石縫中迸出，見者皆言其奇絕如鬼斧神工。古松如龍，見者疑其潛藏於此，又疑其蓄勢待發。枝幹橫跨橋岸及水邊，並殷勤地迎接前來的遊人，倒掛的松枝更直指向上而生。由詩人細膩地描繪中可見其姿態多變，深深地吸引人們目光。洪良浩〈掛弓松〉亦言：

掛弓松，乃在鹹州之本宮。云是聖祖手所植，尚餘三枝後庭中。亭亭偃蓋蔭十畝，上有光怪干碧穹。龍拏虎蹲勢欲騰，柯如蒼玉根如桐。雪峯山下馳馬歸，三尺烏號挂如虹。枝頭嫋嫋上弦月，葉間瑟瑟帶箭風。<sup>148</sup>

掛弓松是聖祖所植，枝葉扶疏蒼翠，上有奇異的光芒直上蒼穹。松樹氣勢如龍虎般活躍，並作飛騰之勢。枝葉如翠玉般青翠，葉間的風銳利如箭般。

詩中描摹掛弓松不凡的壯盛姿態，並因其為掛弓松，故縈繞吹拂的風也帶有弓箭之銳氣。詩歌除將松樹的活躍之姿呈現出來外，並將其神祕的特質描摹出來。

高佑鈺〈同沈留侯陳淡持湯千里飲報國寺松下〉則書寫松樹不凡的形貌：

慈仁怪松枝如鐵，年深鱗甲欲飛裂。拏雲挾石龍虎形，見者驚喜歎奇絕。

149

抱奇質而不受斧斤斫發的報國寺松，其松枝如鐵，並作欲飛裂之狀，其形勢亦如龍虎之形而令人驚喜。

詩中傳達人們的驚喜，側面寫出松樹姿態之不凡與震撼人心之處。許泌〈訪王貽上於慈仁寺雙松下同作〉亦言：

騎馬橫過五都市，獨數中原問王子。才聞近自泰山來，置身卻在雙松裏。入門拔地搖穹蒼，老樹盤根渾四旁。白日蔽虧鬱蕭莽，樛枝拂拂棲鳳凰。世間靈物忌孤美，此松殊有相連理。青銅降粒神仙家，黑鐵修鱗帝王裏。銀欄繡砌徒峇嶢，六月高寒氣弗驕。科頭其下吾與爾，摩崖索碣尋前朝。

150

慈門寺松氣勢盛大，拔地搖穹蒼，鳳凰擇木而託身於此。世間靈動美妙之物總遭忌，故雙松相依相恃。松樹青銅黑鐵之色與不凡之姿，正如降生在神仙帝王之家之態，展現氣度卻不帶驕矜之氣。洪亮吉〈戒壇古松歌〉也說：

沿山西行日光斷，一松如龍黑天半。松根一龍榦九龍，欲攫臺殿凌虛空。虯枝北出風力駛，五裏亭邊落松子。蒼然一頂常宿雲，巢鶴不敢呼其羣。枝蟠入石石不知，石竅常見生靈芝。年深力厚觸山破，根斷猶穿北山過。

<sup>14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百，頁3370

<sup>14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九，頁539

<sup>15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七，頁342

客行破曉即看松，高下樓閣清光中。南枝迎陽日氣濃，北枝臘雪猶未融。

151

一松如龍籠罩天邊，在天際舞動身軀。風來之際松子零落而下，但其仍高聳入雲。朝南的虬枝日氣濃厚，朝北的虬枝臘雪未融。詩中盛讚的是松樹壯盛的姿態。陳圭〈半截松爲李錦巖居士作〉一詩書寫松樹不凡形貌後展現詩人生命體悟：

寫松須縱筆，撐突見高節。茲誰老禿為，精色入硯鐵。豈伊風輪過，忽施鬼斧截。虬髯半盤雲，鶴蓋全偃雪。鳳翥元氣縮，礪礪蒼煙結。碩體百尺圍，厚地一丈裂。獼猴枝上攫，貔虎根下抉。女蘿不敢附，仙脂自可啜。獨存正直操，老互風霜閱。雷雨時砰訇，鞭電歛閃掣。孤危世所忌，擁腫匠乃劣。和嶠善養晦，陶潛詎藏拙。翛然三徑中，腰脊肯一折。不露顛木材，斯真棟樑傑。畫手蓄此意，偶向尺縑泄。靜者乃得之，迎晞歎奇絕。

152

半截松在斧斤的摧折下元氣萎靡，經歷無數的霜雪雷雨與外在環境的試鍊，仍保有孤直之心。孤直難容於世爲人所忌，擁腫之態亦爲工匠所棄絕。詩中以「和嶠善養晦，陶潛詎藏拙」直指松樹忠直如和嶠擅於韜光養晦、如陶潛般爲保持節操然卻不爲世所用。不因塵世之事而折腰，方能自在、不受拘束地生活，故不露鋒芒，此爲詩人眼中真正的棟樑之材。唯沉靜觀視之人方能賞識而得其真味，並歎賞不已。

詩中寫出松樹的形神之美，詩人深明畫家之意，藉此與李居士共勉，也呈現詩人的自我標準：不爲世用之際仍須堅持超越的節操，不當向環境低頭屈服，反當昂然天地間，保持正直謙卑之心。吳穎芳〈和陸端門吳小仙雙松〉亦言：

吳仙落筆皆俊氣，濃淡平奇得胸意。召取蓬萊脫角龍，蟠曲張鱗對相戲。拗怒噴薄煙霧青，千山老榦無好形。皮毛幾伐現真骨，塵垢擺脫通仙靈。……秋山斤斧無朝莫，令人南憶閩甌路。赤城雁宕不難求，布襪青鞋遠尋去。<sup>153</sup>

吳小仙雙松如龍蟠曲嬉戲，吞雲吐霧氣勢壯盛。千年歲月的摧折中，松骨幾乎可見，並已到達通於仙靈之境，詩人見此興發心中感慨，山中斤斧的砍伐隨時及之，不如歸隱而去，反能使生命超脫，此爲詩人的生命體悟。

陳樹著〈金華題砌下小松〉一詩則寫小松的生命姿態：

何年離澗底，傍砌亦成陰。未有棟梁具，空含霜雪心。牆花低欲壓，簷溜

<sup>15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頁1679

<sup>15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四，頁2128

<sup>15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八，頁1179

暗相侵。不作虯龍隱，華嵩山自深。<sup>154</sup>

松樹於砌下亦已成蔭，雖不如大松般為棟樑之材，但在霜雪中仍深具挺立不搖的英姿。雖在人世不起眼，也安於居的環境。

生於嵩山華山之松樹，因天生質性與環境造就其不凡的生命面貌。身處紅塵小松雖具凌霜雪而堅毅的節操，若悲歎託根不得亦無所用，故即使無法展現虯龍身姿，也泰然面對環境，是另一種生命風貌的展現。

祝維誥〈藥王廟蟠松〉一詩則展現松樹不與人爭的面貌：

石穴斜穿走孤幹，簷牙低拂蟠深條。千年蛟螭鬪窟宅，拏攫雲雨長空搖。  
小者支撐大騰起，倔強不讓相爭超。之而鱗甲挾飛動，夜靜驚避獨足魍。  
春來霹靂疑變化，波濤澎湃吹旋飆。世間崖壑多大木，往往百丈凌丹霄。  
此松奇絕不上竦，元氣回復屯山椒。偃蹇別具造物意，束縛豈由人力剝。  
託根得地荷神聖，軒農釀化陰陽調。斧斤摧折幸可免，霜雪飽經常不凋。

155

松樹枝葉低拂，如龍般的鱗甲騰躍湧動。雖枝葉間彼此不相讓卻不爭高，其保留元氣屯駐於山間，在自然的化育下，松樹別具另一番生命姿態。

松樹託根得其所，又幸免摧折故不凋敗，在天地陰陽的調和下煥發生命的光芒。詩人寫松樹不以高聳獨占鰲頭，反屈身此地保全天性，展現天地化育萬物的本心之外，也傳達不與人爭的生命氣度。

## (二)、柏

柏樹與松樹同為盤根錯節，蒼翠擎天之樹木。參天蒼翠的柏樹遒勁挺拔，不凡的姿態受詩人青睞。清代詠柏詩凡二十一首，除傅山〈看巖柏度雲得〉、戴廷栻〈擬古詩·青青陵上柏〉、何焯〈庭柏早久色悴漫賦〉、吳振棫〈劍州古柏行〉四首詩外，餘皆以龍為柏樹意象創作，詩中氣勢壯盛，如陳廷桂〈鄖陽使署古柏為風雨所拔歎〉言：

世間舊物不多在，泰山秦松孔林楷。霜皮鐵骨人不如，曾見黃塵起東海。  
鄖陽八柏栽者誰，一一黛色青銅姿。支離偃蹇屹相向，蒼然五老森鬚眉。  
使署庭前兩株立，太陰沈沈白日匿。飢鷹側翅不敢窺，逡巡卻恐蛟龍得。

156

鄖陽柏樹黛色青銅姿，雖支離偃蹇仍屹立相向。庭前柏樹濃蔭蔽日，其形亦如蛟

<sup>15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五，頁1293

<sup>15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五，頁1129

<sup>15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頁1706

龍壯盛，凌人的雄姿令人不敢窺視，其形貌與神韻躍動靈活。許賡皞〈開元寺飛來柏〉亦云：

蒼龍挾山雷劈石，溪濤怒卷風雨泣。寺門偃仰不計年，奇氣聳身作鬼立。  
縱身檜葉成空腔，黛色參天更奇特。空山臥榦蛟螭僵，白晝攫人牙爪黑。

157

如蒼龍般的柏樹矗立，並充滿奇譎之氣，瞬息間又幻化為鬼之姿聳立山間。枝幹斜臥在山中，白晝中伸展出黝黑的枝幹展現攫人之姿，柏樹的形象鮮明而懾人。翁方剛〈嵩山漢柏圖歌〉亦言：

我為莫生歌此柏，此柏影忽落我窗。鬱然合抱四十尺，六六峯勢來崆峒。  
磊柯節目外臃腫，峻極元氣中敦龐。雷火劈痕賸突怒，風雨時吼于空  
腔。……青龍蒼光儻及見，其神夜或來幡幢。<sup>158</sup>

嵩山漢柏高聳臃腫、元氣充盈，雷火劈擊、風雨侵襲仍堅立。漢柏年歲已久，經歷人世變化，然而詩人盼得見柏樹幻化為青龍之姿，甚至可藉此見得神仙身影，若真如此則令人振奮。

清代詠柏詩另有諸多藉柏樹讚譽人們品格的內容，此為詠柏詩第二特色。如吳均〈陸宣公墓枯柏重青詩以紀事〉寫陸贄具柏樹的高潔節操：

宣公輔政稱名臣，諫諍下憚批逆鱗。興元戡難勤贊助，轉危而安此一人。  
乾坤幾劫滄桑改，齊女門東古墳在。松楸羊虎已銷亡，枯柏杈桠數百載。  
聖代深嘉內相貞，敕修祠墓特褒旌。精靈耿耿不泯滅，香葉勃鬱看重生。  
公能上不負天子，八利六失標青史。卓哉高節何嶙峋，正氣貞操長不死。  
……柏兮千載耐歲寒，乃是公之忠義肝。柏兮鐵榦挺勁直，乃是公之貶死  
骨。趙裴遺臭公芬芳，小人枉自傾忠良。公之丹心炳日月，豈以柏之榮瘁  
為低昂。物同人重物亦尊，諸葛廟前柏尚存。他年瞻拜定相識，百丈參天  
看黛色。<sup>159</sup>

陸宣公是輔政的名臣，耿直諫諍的個性令人畏敬。勤勉於國政而轉危為安之人，非之莫屬。陸宣公雖死，其卓越的貞操正氣長留人間。而今墳上的枯柏又繁茂，其形如蛟龍騰躍。詩人更進而藉譬喻的手法闡明柏樹耐歲寒的精神正如宣公之忠義肝腸；鐵幹勁直的身姿更是死後軀骨所孕育。詩歌讚譽陸宣公之精神時，以趙裴之奸邪烘托其丹心昭日月之處，更以柏樹形神之不凡處襯出其高節。而陸宣公之

<sup>15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頁2256

<sup>15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二，頁1247

<sup>15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七，頁1489

忠肝義膽撼動人心、迴盪在天地間，正如柏樹給人的不凡印象般令人讚歎。趙執信〈馮文毅公別業古柏〉寫柏樹挺立天地之間，也讚譽馮文毅公垂愛人間之精神：

公今遊戲仙人鄉，手折若木攀扶桑。卻揮龍騎返故里，碧鬣蒼鱗欲飛起。  
化為老樹當庭蹲，排突雲窟盤山根。要將直幹留天地，豈為清陰覆子孫。

160

馮文毅公別業中的古柏，在詩人眼中是其死後的化身。其氣勢如虹地盤據在山間，並將直幹清陰留置人間，將其精神傳予後人。詩人寫古柏繁茂，更想像馮文毅公死後化身為柏樹傳承其生命氣度，讚譽其不凡的生命風範。

陳勳〈天童寺古柏〉一詩前半寫天童山下的青松或凋枯、或新栽而稚嫩，而柏樹卻仍青蔥，呈現柏樹超越之處：

太白名山古鄮東，結茅自晉永康中。育王晉松化龍去，天童古柏猶青蔥。  
此柏未知何代植，大都伯仲之間肩隨從。昔聞天童山下路，二十里外皆青松。  
載披圖志稽古跡，詩句曾記王荊公。今亦凋枯殆將盡，縱有新栽，不敵老幹常蒙茸。  
幸哉此柏尚蒼古，至今兀立山之中。無異孔明廟前樹，根如鐵石柯青銅。<sup>161</sup>

眼前的老柏雖已蒼老，卻仍兀立在山中。其姿態勝過新栽植的樹木，也如孔明廟前的樹木般具鐵石的根與青桐色的枝柯。詩人讚歎其千年不變的身姿與昂然鼎立於天地之姿，也以歷來詩人所鍾情的松樹烘托柏樹的堅毅與不凡。而諸可寶〈泮山雙柏行用少陵古柏行韻和金山吳教諭同年山在郡庠之西北隅〉則藉柏樹寫大德不孤且託身得所之境，詩人也以此慨歎人們際遇：

昔來岱廟觀漢柏，平臺屹對搏桑石。威儀俠陛猶郎官，意氣去天將咫尺。  
聖門端楷匹靈奇，別院唐槐同慨惜。飛來一鳳毛羽青，結就六龍甲鱗白。  
昨來聽鼓東吳東，館娃訪古無梧官。舊聞北宋滄浪在，勝地南園樹石空。  
獨留雙柏忘年歲，幾歷三冬耐雪風。大德不孤必有偶，託身得所誰為功。  
此材何待充梁棟，泮山靈嶽等珍重。葆我天真賴表章，閱他人世成迎送。  
要知錯節更盤根，也視祥麇與威鳳。吁嗟乎！吾鄉尚有向南枝，太息精忠未酬用。<sup>162</sup>

岱廟漢柏的威儀如郎官，意氣昂揚直達天際，泮山雙柏則更勝一籌。獨存天地的雙柏忘年歲之長短，經歷霜雪仍屹立不搖。詩人認為雙柏長存，因其大德及託身

<sup>16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七，頁664

<sup>16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九，頁2237

<sup>16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四，頁2626

得所，更可藉此保有天真之情、閱歷人世變化，雙柏不凡的姿容與生命歷程可見一斑。雖雙柏不須充棟樑而用，然詩人卻藉此興發世上有不少未受重用之人，生命中無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人扼腕歎息。方薰〈僧廬古柏〉言柏樹偃蹇，生命不受賞識：

遮檐黛色青濛濛，攫拏有物如乖龍。撐庭老柏枝幹古，頑苔剝蝕窪其中。  
冰霜飽飢閱歲代，元氣不伐煩神功。荒陬獨立空群木，山僧因樹為茅屋。  
歷劫多看桃杏紅，深陰長覆袈裟綠。日暮踏枝病鶴來，柏子細落青成堆。  
迴颿起籟流梵唄，海月倒影橫香台。高柯向人意偃蹇，頗似失地形低徊。  
詎知造物非厚爾，匠石拂拭孤根摧。我歌殷勤一相慰，莫如樗櫟全爾材。

163

青翠的古柏攫拏之姿如龍，頑苔剝蝕卻未損其元氣。古柏在風風雨雨的年歲中歷閱人世的變化，並以深蔭護持人們。雖然詩人眼中的古柏枝葉低徊，似在訴說其託根不得地而未能受人賞識之意。但詩人從不同角度詮釋其境地意義，詩人認為古柏似未得其所，然而至今仍未受摧折，不也是受上天的憐惜厚愛？故詩人也藉此撫慰古柏，若如樗櫟般大而無用，不如保全天性之純樸。

雖然柏樹的生命遭逢挫折，然而保全本有的天性亦是種福份，從此種面向面對人生時，便能海闊天空。

### (三)、柳

清代詠柳詩所歌詠的內容多樣化，其中以離別相思之情居多，其次則藉詠柳詩言今非昔比之感。特別的是，清代詠柳詩呈現出積極的人生態度，如胡如煦〈涇河柳枝詞〉描繪柳樹尚有生機，也寫詩人的人生態度：

衰柳煙消舊日臺，尚留青眼向人開。晉陽萬騎憑陵日，應借春陰繫馬來。

164

柳樹已衰老，唯留枝幹上的點點青蕾開楊花。柳樹雖老仍存生機，來日當再濃蔭滿樹而供人繫馬。

詩人寫自然界的生命景象變化，也寫出詩人面對生命時，抱持樂觀的態度，與其哀傷悲歎不如擁抱希望、積極迎向未來。恒仁〈枯柳歎〉一詩從枯柳中體會人應灑脫面對人生，視野寬闊廣大：

閑清堂畔柳枝新，昔年長條低拂塵。夭桃穠李各鬪豔，此樹孃孃偏依人。  
豈知中路顏色改，根株半死當青春。草堂無色感杜甫，枯稜病柏同悲辛。

<sup>16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七，頁1493

<sup>16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62

娑娑生意幾略盡，穿穴蟲蟻難完神。一枝旁抽獨娟好，亦有狂絮飛來頻。

人生甯無金城感，過情悲喜傷吾真。且把酒杯酌木本，榮枯過眼安足論。<sup>165</sup>

昔日翠綠的柳枝，輕盈柔弱而搖曳依人，未料此際卻是半株枯槁。杜甫的〈枯椶〉、〈病柏〉傷椶樹柏樹之衰，詩人眼見枯柳憔悴形貌亦感懷。然而傷感之時瞥見枯柳枝中竟有枝芽旁抽，甚至有飛絮頻來。故作者驚覺人生中許多事物看似悲哀，但若從另一角度觀視或將有不同的感受。詩人也察覺過度的悲喜之情殘害自身的真性，故不將人的榮落置之心中，瀟灑地拋卻塵事的繁瑣，方能真正體悟人生意義。

清代詠柳詩除了風、雨、煙、鴉等常見的意象外，「靈和殿」一詞也常為詩人援用。「靈和殿」一詞指益州刺史獻蜀柳予南齊武帝，武帝種在靈和殿裡，並由其所言之「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sup>166</sup>見其憐愛之情。「靈和殿」一詞在清代詠柳詩的共同的特點即藉之悲歎時光流逝、今非昔比、物換星移之感。王士禛〈秋柳〉其三即藉柳樹寫光陰逝去，寫今非昔比的景象：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

167

在東風吹拂下柳絮紛飛、景物蕭條，人事亦深刻地變化。漢代的扶荔宮花已開盡，靈和殿中已少昔人蹤跡。不管是拂荔宮或靈和殿，皆君王曾居處之地，而今一切皆已改變，今非昔比的深切感懷流露詩中。葉方霽〈柳〉亦云：

嫋雨拖煙萬萬絲，秋來憔悴不勝悲。何人曾到靈和殿，記得君王手種時。

168

嬌柔美好的煙雨中柳絲搖曳，秋來柳條愈發憔悴悲哀。記得當時曾受君王賞愛，備受呵護愛戴，而今景況已改變、今非昔比，故柳樹枯槁之姿，令人感慨惋惜。李紱〈新城邸舍和壁間感柳韻〉言：

十年依約玉堂春，宮柳和煙不惹塵。今日飄零向歧路，靈和殿裏更何人。

169

宮中柳樹不沾惹塵埃，似不應遭受飄零之苦。而今卻向歧路飄零紛飛，令人不禁想起宮中的舊識，如今尚有何人在？靈和殿的一切，成為今非昔比的對照物，宮殿依舊而人事已非，令人無奈感慨。

而清代詠柳詩數量最多的是離別相思之情，如俞玫〈柳枝詞〉其二以新柳不解離

<sup>16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頁60

<sup>166</sup>李延壽：《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頁810

<sup>16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九，頁375

<sup>16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397

<sup>16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54

別之苦，寫人心愁苦：

宮樣眉痕占早春，傷心南內更無人。靈和最是新栽種，只解風流不解顰。

170

如眉的柳絲在早春中輕拂，宮殿內的人們為離別所苦。靈和殿裡新栽種的楊樹，大概只能懂楊柳的風流之姿，不明瞭楊柳顰眉之意。楊柳顰眉無非是為了離人之苦，離別的情景千年來在楊柳前一幕幕上演，楊柳若有情亦為其蹙眉哀愁，而情深意切的卻人們卻常須面臨離別之悲，當然更是不勝其苦。周月尊〈青門柳枝詞〉其一則藉楊柳寫離別之情：

春來折盡更逢春，幾見長條拂地新。灞岸年年縮離別，今年不見去年人。

171

不管柳枝是否被攀折殆盡，年來總又見長條拂地而生，又欣欣向榮。雖然柳條年年綠，但傷感的是離別之人現今卻不知去向，徒增人心情的起伏迭宕。王嵩高〈江研農楊柳枝詞畫冊〉其一也言離情：

垂虹宛轉赤闌橋，幾樹依依學舞腰。至竟不知攀折苦，春來依舊縮長條。

172

柳樹竟日飄飛舞腰，更不解離人攀折之苦。春來依舊縮著柳條搖曳，分離的人們只能對其歎惋惆悵。由柳條的不解風情，反襯出人們離別之苦，情感愈發深切。阮恩灤〈春柳〉云：

倦柳依依舞細腰，風絲輕拂鳥聲嬌。千門社鼓斜陽陌，一路酒旗紅板橋。  
客夢遠隨流水去，春痕閒逐落花飄。是誰借與并州翦，翦出離愁萬萬條。

173

春天本是令人期待而歡欣的季節，然而柳條的飄飛卻代表無數的離別。詩人化用賀知章「二月春風似剪刀」之詩意，卻又再翻一層詩意，運用轉化的手法，將柳條被裁剪成千萬條的離愁。千萬的離愁也在柳條舞動之際，舞出離別的樂章與姿態。周月尊〈青門柳枝詞〉其三則寫人生飄泊之苦：

彳亍誰嗟行路難，紅塵掃盡綠枝殘。天涯半是傷春客，飄泊煩他青眼看。

174

---

<sup>17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一，頁3246

<sup>17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57

<sup>17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一，頁1389

<sup>17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六，頁3102

<sup>17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57

遠行之人將離去而踟躕，送行之人折柳送別。殘缺枝葉突顯出天涯處處是飄泊之人，其情意唯有柳枝上的青眼可窺知一二。倚門翹首之人無以為之，唯能託請青眼關照遠行之人，其深情可知。蔣春霖〈冬柳〉則言思鄉之苦：

營門風勁冷悲笳，臨水隄空盡白沙。淡日荒村猶繫馬，凍雲小苑欲棲鴉。  
百端枯苑觀生事，一樹婆娑感歲華。昔日青青今在否？江南回首已無家。

175

此詩展現的是塞外蕭索之景及軍旅生活的心情寫照。營門外的風強而吹笳聲淒涼，眼前只有一片默然的白沙相伴。村落中雖仍有行人往來、烏鴉往返，但是眼見冬柳婆娑，令人憶起的是已逝的歲月、往昔中家鄉青翠搖曳的柳樹。可悲的是此景已成追憶，不管回憶中的鄉景再動人，如今人兒飄零，家已不再是家，其濃烈的思鄉情懷躍然紙上。

錢謙益〈題石崖秋柳小景〉一詩寫詩人興發的歷史情懷：

刻露巉巖山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

176

秋天已至，天際間漸次荒涼，柳樹在風中搖曳中展現的秋天清瘦的身影與柔弱的身姿，詩人由此興發歷史生命之感慨。鍾山是古代的石頭城，詩人刻意描摹其荒涼的景象，呈現出歷史時間流轉中的變化，令人興起一股思古幽情。德日〈雨中新柳〉亦云：

深黃淺綠雨中新，纔倚雕欄更損神。翠色最宜侵少婦，柔條未可贈離人。  
衣沾清淚時時溼，眉染濃煙故故顰。無力舞風飛更歇，由來腰細不勝春。

177

嫩黃的新柳夾雜著翠綠的顏色，少婦眼見楊柳翠綠卻獨守空閨而傷神。雨中楊柳因雨沾淚而顰眉，飄飛無力後方停歇。詩中刻畫歷來詩人對於楊柳描摹所牽引出的綿綿情思，既鮮明呈現雨中柳樹之美，更引人遐思。

惲格〈題楊柳〉其一、四、五則在描繪楊柳中烘托詩人的情感：

何處香車紫陌塵，枝枝斜墮落花津。美人獨立東風裏，半為春愁翠黛顰。

莫為春愁減帶圍，風前弱縷尚依依。傷心最是紅橋路，寶馬鈿車亂後稀。

<sup>17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五十八，頁2547

<sup>17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九，頁213

<sup>17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九，頁3364

綠池花片曉來增，欲挽東風力不勝。只為送春無幾日，自將煙翠染谿藤。

178

第一首詩寫楊柳橫斜，美人因春愁而蹙眉。第二首寫風前楊柳柔弱之姿，也點出詩人的離愁。第三首雖非正面描繪楊柳之態，但「欲挽東風力不勝」一句寫楊柳想挽留春風的力不從心之狀，即是寫出楊柳的柔弱無力，側面將其形象寫出，也寫出楊柳在暮春時節將謝幕前，竭力揮灑生命之美的形貌。詩歌寫楊柳的形貌，也藉此抒發詩人心中的愁緒。張繫〈柳〉一詩也寫自然界的循環下，人們為柳樹傷情之黯然：

御苑千行遠接天，碧如輕浪細如煙。只愁春去花如雪，幾度臨風倍黯然。

179

御苑道旁的柳樹千行，遠遠地與天際相接連，其碧綠如浪、細長如煙。春後柳絮將如白雪飄落，多情的人們卻為其感慨傷懷。

人們可能有諸多原因而傷感，未必是柳絮飄飛而傷懷，故抒發的情感實為詩人內心深層的掙扎與傷痛！

#### (四)、竹

竹具堅立不拔、性直、虛空、節貞等如君子般的特質與氣度，因而屢受詩人賞愛而延攬入詩。清代花木詩中有為數不少的詠竹詩，其特點之一是以題畫詩為主軸。四十餘首的詠竹詩中，有十一首為題畫詩，佔全數四分之一左右的量，為數頗多，形成重要特色之一。

清代的詠竹題畫詩多為對畫家的讚譽，如顧景星〈題歸高士畫竹〉：

太常墨竹名天下，歸老文休亦瀟灑。元躬別得彭城法，醉後解衣方一寫。  
一枝贈我挂草堂，是時繞屋插新篁。始知筆理侔造化，洋州胸次吞篁管。  
元躬取神兼取肖，雨至如嘯風若笑。即今折取一枝來，正看旁觀無此  
妙。<sup>180</sup>

歸莊之父文休所畫之竹瀟灑，歸莊則得彭城之法，醉後方畫墨竹。歸莊的墨竹形神兼備，雨來似可聽得竹啼聲；風來若可聽竹笑聲。歸莊的墨竹如此生動具韻致，因而詩人說折取一枝竹觀視反無墨竹所繪的姿態生動，極言歸莊墨竹之真、善、美。蔡環黼〈天聖寺壁管夫人畫竹〉則對管夫人的畫竹功力及其文才讚賞不已：

琉璃寶地清于玉，掩映檀欒數科竹。乍道尋香<sup>蒼</sup>藟林，忽疑駐屐篔簹谷。

<sup>17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三，頁431

<sup>17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25

<sup>18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六，頁649

聞昔名閨管道升，唱隨琴瑟住吳興。奩中翰藻文人似，腕下丹青哲匠能。  
……攘腕經時閣筆看，錯刀葉葉生鮮碧。東竿寫罷又西筠，雨撐風梢骨力  
均。妙真兼勝蘇居士，變化能無梅道人。<sup>181</sup>

詩中著力描繪管夫人詩文具辭藻之功、畫作具神韻之美。管夫人的畫竹鮮碧欲滴，  
貞妙之處超越蘇軾，幻化之力在吳鎮之上，管夫人所畫的竹子，靈動的生命力在畫壁上流  
動。

詠竹題畫詩也展現詩人對竹的賞愛之情，如林以寧〈畫竹〉：

新竹出短籬，亭亭如織翠。明月升東軒，竹影宛在地。銅硯磨松煤，濡毫  
寫其意。清幽固可嘉，愛此堅貞志。<sup>182</sup>

新生長的竹子搖曳出短籬，亭亭直立的竹子翠綠動人。明月東昇之際竹影在地，  
詩人不禁持筆刻畫其身影。清幽堅貞的身影與志節，令詩人賞愛不已。項綬章〈題  
畫竹〉亦言：

年時避暑憶江鄉，為愛蕭蕭竹一牆。今日移栽紈扇上，無風無雨自生涼。

<sup>183</sup>

詩人鍾愛竹，畫於紈扇上的綠竹，即使無風無雨，詩人也覺清涼不已。不管是真  
竹、畫竹，詩人都十分鍾情，故心靈沉靜之際，涼意自生。

題畫詩之外，清代諸多詠竹詩也展現對竹的賞愛之情，如傅維麟〈過石仲生  
齋看竹〉、王站柱〈寒亭問竹〉、沈淮〈留別河東道署庭前新竹〉等，然而清代詠  
竹詩較具特色的為田蘭芒的〈責竹〉一詩。詩中不同於諸多詩人對竹子深切的讚  
愈，反責備竹子辜負已有的美名，寄託對君子深切的期望。此詩先言不可居無竹，  
再言：

今夏假館處，橫窗饒寒玉。謂可澣塵襟，切磋比淇澳。而乃出入間，多見  
異標目。煙斂失瀟灑，月來傷局促。無實致丹山，有音殊嶰谷。似畏淇園  
伐，如覩湘江哭。疑余非德鄰，坐令形神辱。不見芝蘭生，無人亦芬馥。  
松柏挺蒼翠，曾不移寒燠。君子秉貞操，所貴在幽獨。因物有加損，怪爾  
終碌碌。<sup>184</sup>

詩人本以為寄宿之處綠竹如美玉、翠竹可滌洗胸中之塵慮。然而隨後方發現翠竹

<sup>18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七，頁1320

<sup>18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3002

<sup>18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七，3137

<sup>18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八，頁520

失瀟灑又狹隘侷促、無實失質、有音委靡、畏縮怯懦等，又因猜疑詩人而形神盡失。真正令人尊崇的芝蘭、松柏皆有其不俗堅毅之姿，並應幽獨自賞、擺脫世俗的枷鎖。然詩人眼前之竹卻庸庸碌碌，又因狹隘怯懦等因素而失其姿態，故詩人深切責備綠竹，也寄託詩人對君子的深切冀望。

而張廷璐〈先公有浮山詩因憶舊游散步原韻·陸子岩前竹下〉則將竹的形神表現出來：

蕭蕭青琅玕，古澹絕世姿。疏影蕩微風，湘波泛漣漪。<sup>185</sup>

美盛的竹子具古樸絕世之姿，微風吹來疏影蕩漾，令人想見其曼妙的姿態。林氏〈霜竹〉也說：

孤挺三冬日，枝枝映楚湘。蕭疎持健節，蒼翠帶寒霜。<sup>186</sup>

霜竹在冬日孤直地挺立，枝枝葉葉映照著楚湘之水。蕭疏中仍持守著本具的節操，蒼翠中寒霜之氣仍縈繞。竹子在歲寒中仍挺立之姿，即使受淬煉仍屹立於天地間，並仍保有自身的堅持與志節，其不凡之處鮮明。

清代詠竹詩也展現竹陶冶人心之處，如方芬〈南行見竹〉：

山前忽見千竿竹，高影猗猗最可人。自別此君雙眼俗，相逢為我滌征塵。

<sup>187</sup>

山前千萬枝竹直挺而動人，詩人在旅途中未見綠竹，深覺雙眼庸俗，今日相逢則滌洗胸中眼中的庸俗之氣。詩人對竹的肯定之情則可烘托出竹子的高雅之姿，也肯定竹淨化人心之處。李棠〈慶似村一枝書屋看竹〉其一亦言：

題詩望江南，每在竹深處。以彼萬竿直，方此數莖露。多寡雖不敵，蒼翠自成趣。到來生隱心，欲去頻回顧。徒倚重徘徊，此是西州路。<sup>188</sup>

一枝書屋旁的竹子雖不如江南多，但不減蒼翠直挺之姿，自成一格盎然成趣，甚至令人油然升起歸隱之心。雖然詩人心中有所牽掛而徒倚徘徊，然竹子陶冶詩人心性之深可見。

## (五)、梧桐

<sup>18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890

<sup>18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四，頁3019

<sup>18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五，頁3062

<sup>18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七，頁1169

梧桐梧桐在秋天是最早落葉的，一葉知秋的景象是古來文人悲秋的媒介之一，梧桐便成爲詩歌重要意象。而梧桐又具疏直、孤高、質虛的特點，詩人常通過梧桐的形象暗示自己志節之高。

清代詠梧桐凡四首，詩中闡發的內容各有不同，卻有三首皆以比興寄託的方式書寫，如王如玉〈題雙梧〉：

碧梧兩株如碧玉，風動廣庭秋簌簌。琤然一夜打窗紗，何處清商奏琴築。  
佳人坐樹弄冰絲，涼月如鉤照畫眉。深深譜出鸞鳳調，露白雲輕夜半時。

189

如碧玉般的梧桐在秋天發出簌簌聲響，蕭颯的秋意隨之而來。美人玩弄梧桐之時，涼月照畫眉。夜半露白雲清時，鸞鳳之音飄蕩耳際。美人期盼自己如雙梧般得佳偶共攜手，思春之心躍然紙上。劉大櫚〈梧樹行〉則言：

金谷洞口梧十尋，巒岿直上千太陰。石根銅幹自終古，白蘚蒼鱗留至今。  
念爾長材世所鮮，待入宮懸逐匏管。託身虛牝無人收，零落秋風歲華晚。

190

梧桐樹高聳植入雲霄深具棟樑之才，屈身於無用之地無疑是梧桐的悲哀。詩人藉由描繪梧桐之形貌，寫梧桐不受用的悲愁，寄託的是生命不遇的悲哀。

## (六)、榕

清代詠榕詩凡四首，詩中所描繪的內容皆不同，其中兩首讚譽榕樹參天之勢，再寫抒發詩人所見所聞、心志，如陳遷鶴〈題榕庵〉：

高人素有山水癖，抱樹作堂依先構。柯皮垂髯比龍虬，參天黛色射星宿。  
南望平疇綠野開，炯炯芊芊水滿隈。<sup>191</sup>

詩人有山水癖，故屋舍旁圍繞榕樹而構築。榕的枝幹垂髯比虬龍更具特點，參天黛色也映照至天上星宿。詩中言榕樹如虬龍之姿及參天之翠綠。黎簡〈種榕〉：

嶺海多大榕，大者逾十畝。下疑雲雷屯，上有日月古。……無由附魑魅，  
足以障炎暑。<sup>192</sup>

<sup>18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九，頁1036

<sup>19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七，頁994

<sup>19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八，頁687

<sup>19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頁1665

詩人言嶺海榕樹大者可逾十畝之廣，其下如有雲雷駐紮、其上似有日月居之。詩人將榕樹壯闊以雲雷日月屯駐之跡展現，不凡與繁茂壯盛可知。

俞慶曾〈詠老榕樹〉則抒發自我思想：

落葉辭柯下碧池，春風噓植占當時。他生縱有靈根在，莫作人間連理枝。

193

詩人見老榕樹落葉飄飛，心中頗有感慨。詩人認為縱使他日有靈根存活，也不當以人間連理枝姿態出現。詩人有此種獨特的體認，為生命中的觀察與體悟。他認為榕樹若能存活，當更積極迎向未來，不當自我侷限或自我困頓。徐葆光〈種榕敷命堂前左右各二株示通貢諸大夫〉則鼓勵人們向上：

使館邀綸世一開，聖皇冊命已三來。天無稽澤隨時降，樹有餘陰為手栽。  
門合海隅迎日月，根蟠龍爪壓風雷。諸卿好與勤封殖，若木光中拱上台。

194

詩人種植的榕樹蟠根而生，造化降下恩澤滋潤之。榕樹龍爪壓制風雷運行，其氣勢之壯盛不待言喻。詩人盼眾官勤於栽培，榕樹成合抱之木時，也許眾官也已有所成。

## (七)、杉

杉樹高聳，外形雄偉，壯碩的身形吸引人的目光。清代詠杉詩凡一首，為甘汝來〈古杉詩〉：

誰其十年樹，喬木匪偶寄。下鍾地之靈，上乘天之氣。……婆娑一古樹，孤幹亭亭植。春夏敷榮華，秋冬彌蒼翠。太傅墳前樹，上下論年歲。吁嗟此古木，且似植其類。惟我大父母，矯矯同風味。盤錯係綱常，磨礪成節義。<sup>195</sup>

古杉成喬木非偶然成之，其吸收天地之靈氣與精華方漸次成為壯碩古木。古杉孤幹直挺，春夏扶疏而秋冬也顯蒼翠。古杉年歲已高卻仍蓊鬱，不凡之姿令人欽佩。詩人認為身為官吏應學習古杉之孤直堅貞，維繫綱常且以節義行之。詩中寄託詩人對官吏的深深期許。

---

<sup>19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一，頁3245

<sup>19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61

<sup>19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八，頁871

## (八)、桑

古人植桑多因其具經濟價值，故從詠桑詩中皆可見桑對生民的生命情境。清代詠桑詩凡四首，有三首突顯社會生民之關懷，如張庚〈采桑詞〉：

采采復采采，柔條與老枝。渾忘織手破，只是怕蠶飢。

不惜辛勤餉，終朝更達晨。他時成錦繡，知上阿誰身。<sup>196</sup>

採桑女在柔條與老枝中摘採桑葉，不怕織手在採折中受傷，一心繫念的是蠶的飢飽。牽繫於此只換來生活所需，故詩中描繪的是生民為生活庸碌的情景。其二言採桑女終朝達晨皆為採桑而忙，然而不知他日成美緞錦繡時，是何人所穿？詩人藉此透露生民的辛酸，一生的庸碌無法換取物質的改變，然富貴之人卻空坐得之，令人不平。張之洞〈采桑曲〉直言生民生活之苦：

紫燕對舞春風柔，風開桑眼青如油。家家曬箔急蠶事，女伴不作嬉春遊。  
十七鷗鬟臂苦短，大婦扶將小婦挽。蠶瘦葉稀不滿筐，那有心情更迴眼。  
誰家遊俠兒，鳴鞭陌上走。自覺口中銜石闕，不知織條傷素手。春日脈脈  
春雲陰，恨無綠綺通春心。路人千百說長短，自惜年華自不禁。君不見，  
魯國秋胡婦，忍死不受狂夫金。<sup>197</sup>

詩的前半寫春來桑樹青翠，採桑女急於採桑之情景。而蠶瘦葉稀，使採桑女對物質生活匱乏的憂心，生活中的繁慮之情顯現。而遊俠卻瀟灑遊走，與採桑女的生活情境形成強烈對比。詩中將社會生活情境突顯出來，生民之苦可見。詩的後半寫採桑女也對年華老去慨歎，但即使如此，採桑女也堅守節操度日，不凡的精神氣度流露詩中。羅繞典〈留壩道中見桑〉則言人民遇良官之幸，並與官同樂、受益良多：

王政首躬桑，雍岐有遺澤。奈何蠶織休，頹俗尚難革。近聞賢使君，勸種  
加詳覈。除害擬拔茶，興利求衣帛。沃若藉人工，森然疏地脈。想見春風  
和，綠陰遍阡陌。<sup>198</sup>

詩人言王者首重植桑，蠶織休止之地則須教化改革。近來賢能的使君詳勸蠶織，故植桑以蠶織又成為興盛之事。詩人想見未來一切可期，故心中喜悅。詩人對於

<sup>19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七十三，頁1090

<sup>19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二，頁2061

<sup>19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五，頁2142

自己遊走風塵無所爲而慚愧，願他日能親手織衣、仁和待民，與人民共慶豐收，人民也免於飢寒交迫之苦，詩人對社會民生的關懷之情躍然紙上。謝重輝〈桑〉一詩則寫心境的閒適徜徉：

我昔聞諸葛，園林徧種桑。……濃陰日夕佳，常在吾廬旁。五岳老難游，  
對此可徜徉。鳴鳩忽高飛，三嗅入斜陽。<sup>199</sup>

詩人愛桑樹的枝葉飄揚與濃蔭，徘徊留連其中。天下美景難以一一遨遊，但眼前的美景令心境徜徉，已令人心滿意足，詩人心境的閒逸可見。

## (九)、桂

清代詠桂詩凡七首，雖有四首皆呈現詩人愛賞桂樹之心，然而所突顯的詩歌內容不盡相同，其中較具特點的爲范軾〈武昌寒谿訪陶桓公手植桂用少陵古柏行韻〉一詩，詩中言桂樹不凡的姿態超越松柏：

團團月照西山石，下有古桂高千尺。參天黛色欺老松，拔地蒼柯傲貞柏。  
幽崖晚綻金粟香，密逕朝涵玉露白。長留人世閱興亡，歷盡滄桑誰護惜。

200

高千尺的桂樹，參天黛色超越老松，拔地擎天之姿凌駕柏樹。晚來桂香陣陣；朝來玉露成白霜，歷盡滄桑卻無人護惜。詩人藉松柏烘托桂樹參天拔地之姿，也寫桂樹無人珍視的落寞。

清代詠桂詩也有先寫愛花賞花之心，再寫詩人情志者，如郭嵩燾〈桂花樹下飲酒至夕〉一詩。詩人因愛花，故隨處可家，再感慨時光流逝，詩云：

少年愛花隨處家，祇得歲月來無涯。眼看生意年年謝，花開花落成長嗟。  
退思堂前五株桂，爛漫又著秋來花。今年花事計數盡，得醉莫惜唳昏鴉。

201

少年愛花處處可爲家，只是歲月也不經意中漸漸消逝。桂樹年年的開謝，引發詩人的嗟歎。時光在轉瞬間消逝，詩人經歷人生的盛衰起伏，心中也興發幾許感傷。施遠恩〈老桂行〉則在呈現愛花之心中引發歸隱之心：

階前雙桂高百尺，勢凌霄漢根盤石。露染鵝黃一片秋，枝頭簇簇團香雪。  
不隨桃李鬪春工，玉綴玲瓏蔭瑤席。……花繁粒粒金，葉展重重碧。一樽

<sup>19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二，頁918

<sup>20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二，頁2960

<sup>20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九，頁2395

濃醪酌花神，與爾周旋仍日夕。桂兮桂兮誓將相守不相離，老向山中甘遜迹。<sup>202</sup>

桂樹具凌霄漢之勢，鵝黃的桂花飄香令人心醉。繁花盛開如金，枝葉碧綠映人的姿態另具一番情致。詩人感動之餘，以酒敬花神，並願終老山中而隱遯。詩中深刻展現儒者對萬物珍視之情，也寫詩人願歸隱之心。

## (十)、楓

翠綠的楓樹有獨具的風姿，然秋天楓紅之際，更令人目眩神迷。無論是林中的一株紅豔，或是滿山渲染的楓紅，都令人愛不能捨。清代詠楓詩凡一首，傅顯〈丹楓〉寫愛楓賞楓之心：

秋林無別樹，夾道繡丹楓。日暝前溪水，霜酣昨夜風。歸鴉迷故綠，過客拾殘紅。正好停車看，春華未許同。<sup>203</sup>

夾道丹楓因霜而酣醉，歸鴉因楓紅而迷惑，過客卻因楓紅拾之而別具情懷。詩人也因楓紅之美而停車賞之，春花與秋楓之美是截然不同的形貌，詩人在賞楓中得到另一種生命情趣，愛楓之心因之呈現。

## (十一)、槐

清代詠槐詩凡六首，或述思鄉之情，或寄託人生感慨與懷才不遇之情、或寫槐樹受自然之恩澤，其中有兩首藉槐樹讚譽文人不凡與情操，如茹綸常〈古槐歌爲帷園先生賦〉：

我愛古槐如古松，蚴蟉詰屈真虬龍。更愛古槐如古柏，霜皮黛色凝青銅。屯雲溜雨三百載，天矯勢欲爭天風。長夏森森擁秋氣，橫空倒疑飲澗虹。入門見者驚突兀，幽蔭有若深山中。主人繼述先澤遠，水源木本將無同。靈星之精相率賦，一時風雅矜詞雄。濬沖彥升皆其選，鴻篇勒石聲摩空。我來不啻遊槐市，刻鵠雕蟲慚未工。羨翁堂上何矍鑠，羨翁階下何青蔥。得非亦效庾肩吾之服槐實，遂令顏發還如童。他年自應方雙瞳，嗚呼槐兮，婆娑偃蹇於牆東。日與幽人逸士相遭逢，更千百歲無終窮。<sup>204</sup>

<sup>20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二，頁3281

<sup>20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五，頁1450

<sup>20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九十八，頁1510

詩人愛槐樹坐擁松柏之特質，除具松樹詰屈如虯龍之姿，亦具柏樹霜皮黛色之形。三百年來，在風雨裡展現天矯之勢，四季中亦有不同的風貌。主人矍鑠矯健的精神，也許是如庾肩吾般常服用槐樹果實方能保持青春。槐樹的精神歷經千百年無窮無盡，雖日遭逢摧折，卻能長久屹立于天地，實因槐樹所具的特質與其不凡的生命之姿所致。

詩中著力描繪槐樹，烘托帷園先生的生命氣度的展現，這便是對主人的恭維與讚譽。詩人也寫槐樹遭受挫折卻仍矗立，故能千百年而不受搖撼，比之萬物形體在倏然間消逝更令人欣賞。許喬林〈湘潭館陳滄洲先生手植槐〉亦云：

虛宿之精落公手，化為此樹森高寒。綠雲戰雨忽百載，蒼根拔地中孤蟠。  
一段青銅高過屋，年年目飽冰霜足。貞幹猶疑宿彩鸞，丹心真合供神燭。  
琪林碧樹空清高，幸草凡花都懼伏。表祥殊似建隆觀，流芬並勝音聲木。  
長安馳道千萬株，鼠耳兔目爭扶疏。卻到城東譽嘉樹，樹猶如此人何如？  
當日盲風吹雨黑，獨對青天不改色。雷霆在上鑒此心，枝葉雖多心自直。  
溫室歸繙種樹書，留伴雲根耐剝蝕。想見長鑱孤往時，護持只信神明力。  
江南是處皆棠陰，海上人來增歎息。先生樹木如樹人，百年落落樹亦神。  
槐花滿地踏秋雨，我是先生舊部民。<sup>205</sup>

陳滄洲所植之槐樹拔地挺直，年年歷風雪而愈發堅毅，其貞幹丹心足受表彰，然而堅貞扶疏的槐樹卻不受青睞。即便如此，槐樹不改其青蔥翠綠之姿，其耿直之心可表蒼天。滄洲先生種樹如教化人一般用心，槐樹也展現不凡的精神。陳滄洲先生情操高潔堅貞，詩人願與滄洲先生同在，陶冶一己高尚的貞操，提升自我的生命境地。

詩中除讚譽陳滄洲之外，也烘托出詩人對自我人格的要求，而正直、貞潔、赤誠、堅毅等人格特質，皆為儒家文化對士人的基本修為，詩人也在濃厚的儒家文化氛圍中，成為真正的儒家子民。

## (十)、柞

柞樹高聳耐寒，冬天樹葉轉紅，至來春新葉長成老葉方凋落。而清代詠柞詩凡一首，熊士鵬〈孤柞歎〉先描摹柞樹形貌，後為孤柞惋惜不捨：

龍鱗犀甲雲垂地，百尺攙天入天際。斬以斤斧引以繩，谷倒巖摧倏憔悴。  
……吾聞物以不材老，惜其自養到合抱。乍可蕭條凌雪霜，忍看埋沒隨百草。  
翻思物理豈有極，漢宮五柞亦蕭瑟。垂楊裊裊不自持，太息風前爾何物。<sup>206</sup>

<sup>20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九，頁1867

孤柞樹皮枝幹如龍麟犀甲，高聳之姿直入雲霄。以斤斧斬之、繩曳引之，谷倒巖摧之際，孤柞亦隨之憔悴。萬物不材方能自生自養至合抱之大，然而在人們的摧折下，倏忽隨百草蕭條枯萎，詩人反思萬物之理似難達極致，故漢宮中的五柞樹亦蕭瑟，垂楊在風中柔弱無法自持而飄動，垂楊如此、孤柞如此，生命無法與外來的阻力抗衡之際，只能任其擺佈，故詩人爲孤直不凡的孤柞歎息不已。在不捨孤柞不遇而遭逢生命困厄之時，詩人對生命的體認與見地相形而出。

### (十一)、梓

梓樹直挺枝葉繁茂，春夏間濃蔭庇人，而清代詠梓詩凡一首，吳曾貫〈杜家廟古梓行〉一詩先描繪梓樹年歲已久，再寄託詩人在材與不材間的抉擇與無奈：

杜家廟前古梓樹，閱歷歲年不知數。直從崖底出崖巔，偃蹇輪困踞當路。黛色千尋撐碧空，蒼皮百尺磨青銅。……乃知人物貴負奇，遭逢不計早與遲。此樹託根幾百載，始得躬逢救護時。又知持地慎毋苟，寄託乾坤期不朽。假令野火得燒空，焉得長翹行客首。……力支大廈誠能荷，莫向風塵愁坎坷。卻憐生長匠石門，材不材間猶賸我。<sup>207</sup>

杜家廟的古梓樹不知年歲，根幹從崖底穿崖頂而出，巨大的身姿正衝著路而生。翠黛之色直上千尋，青銅般的蒼皮呈現眼前。梓樹深受賞識，然而詩人也明瞭生命遭逢有時，故託根持地不當苟且，否則遭逢蹇厄則難存不朽之身。梓樹具支撐大廈之才，故不當愁苦悲歎。然而詩人卻萬分掙扎，在材與不材之間的生命抉擇，令其徬徨惆悵！

詩人猶疑不定，實因以材處世，則須損及生命之真；以不材處世，則有志不行，兩難的困境使其踟躕不已。

### (十二)、梨樹

梨樹的姿態深具風采，蟠曲的枝幹烘托其不凡的形貌。而清代詠山梨樹詩凡一首，蹇諤〈山梨樹歌〉頗具特色，詩中著重於破除傳統的迷信思維：

并州南絳郎官署，庭前誰植山梨樹。蔭未及畝高及檐，拳曲不中工師度。每逢朔望祀且誠，稍懈謂恐撻神怒。始作俑者何人斯，老吏為余言厥故。云昔樹方拱把時，縣令已擬施刀鋸。入夜恍惚夢見之，長捐謂君殊過慮。

<sup>20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十八，頁1865

<sup>20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七，頁2004

於君無濟亦無妨，相戕何必太相妒。自後爭傳樹有神，數十年來深愛護。  
我見此舉心已疑，又聽此言益不豫。……拔劍便欲抉根株，非常之舉庸人懼。  
聊憑毫素託深心，借諗來者知其故。<sup>208</sup>

詩人眼中的山梨樹，外形蜷曲無功，但曾傳言此樹有神明庇佑，故每逢朔望之日，人們畏懼而惶恐祭拜。詩人認為有功之樹當饗祭祀，此無功之樹當去之。尤其民間的傳言當破除，迷信之說不可存，故當大刀闊斧地斬其根，並深信明智之人皆能明瞭其意。

民間信仰是傳統文化的一環，人們對其深信不疑。詩人雖也相信有功者當享祭祀，但對山梨樹的祭祀持疑。雖然官吏為詩人解說原因，詩人卻認為囁語不當信，故欲拔劍砍樹。詩人深信自己所秉持的信念符合事理，故無所畏懼。

### (十三)、檜

檜木與諸多喬木的形貌皆深受詩人喜愛，故其壯勝之姿亦於詩歌中呈現。清代詠檜詩凡兩首，一首為鄭炎〈題老檜〉，寫詩人畫檜之妙：

樹頭亦有堪題處，半在疏疏落落中。今日畫成晴葉響，不關鳥踏不關風。  
<sup>209</sup>

詩人畫成後，疏疏落落的檜葉響聲陣陣傳來，既是不管鳥踏不關風吹，即是畫之唯妙唯肖，詩人畫功之深厚可知。

另一首為田雯〈清涼寺雙檜歌〉，詩中言雙檜不凡之姿及詩人賞愛留連不去之情：

秦灰漢壘幾千載，鐵皮虬幹何眈眈。一如巫支鑠波底，太陰黑入蛟龍潭。  
一如晉鄙遭朱亥，右肩偏袒毛毳毳。一則根生醜婦癭，一則枝縮甕繭蠶。  
……我今留連不肯去，韋偃莫繪心饑貪。安得移番山鑿屋，兩手  
一日摩挲三。<sup>210</sup>

清涼寺的雙檜鐵皮虬幹，一如淮水神巫支祁入蛟龍潭的不凡風姿，一如晉鄙遭遇朱亥而不敵，故樹幹右側裸露樹枝細長。一株根生醜陋贅瘤，一株枝幹瑟縮如繭中蠶。雷雨西風襲來之際雙檜氣勢壯盛且具攫拿之姿，詩人愛之而盤桓徘徊，日日摩挲不已。

<sup>20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七，頁2365

<sup>20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七，頁1319

<sup>21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五，頁466

#### (十四)、樟

清代詠樟詩凡三首，有兩首同寫萬杉寺五爪樟，兩首皆將樟樹的不凡形貌突顯出來，其一寫順應天地之道之心，其二則寫忠貞不二之心。首先為羅運崧〈萬杉寺五爪樟歌〉：

人間那得生奇樹，五爪橫抓天地數。冰霜屢劫堅多心，呼吸陰陽非鬼護。  
同根異幹蒼龍拏，繁枝相接無槎枒。雄姿顧自伍凡木，荒山叢立鵷鷺嗟。  
霜皮秋暗沉顏色，本性虛含豈天賊。……詎為逃刑忌斧斤，道在鴻濛雞卵伏。<sup>211</sup>

萬杉寺五爪樟歷冰霜而堅毅，同根異幹的五爪如蒼龍具攫拿之姿。不凡之姿卻與眾木相伍，故連禽鳥都歎惋不已。樟樹霜皮暗沉、本性虛含，深具松柏節操，而樟樹的虛含、不願彰顯自我之性非因逃避斤斧砍伐，而是順道而行。

天地之道本非以突顯自我而低貶他人為內涵，故詩人認為樟樹順應自然而行的生命形態頗具價值，意義隨之不凡。易順鼎〈萬杉寺五爪樟〉云：

萬杉化去無一杉，惟有寺前老樟在。樟分五體同一本，身歷百齡更千載。  
旁達澗壑根已深，直幹霄空氣不餒。……自是刀斧莫能入，皮堅有類披鐵鎧。  
大材詎肯腐山林，神物猶思避菹醢。吾聞豫章生七年，便可與龍鬥滄海。  
何況此樹世稀有，壽過凡樟逾百倍。願為樓船擊西夷，知君九死終不悔。<sup>212</sup>

樟樹在歷史洪流中仍堅立天地間，根深幹直之姿氣勢不凡。刀斧不入樟樹，因其材大難伐而逃過一劫。詩人曾聽聞豫章七年之樟樹便可與龍相鬥滄海中，何況此樹壽命超越一般樟樹百餘倍，其姿態必是令人震懾。且若有良機可為國效力，樟樹亦願為樓船擊西夷，且擁九死不悔之心。

詩人突將詩風轉至樟樹願為大材效忠國家之情，雖然頗為突兀，卻彰顯詩人為國家效忠之志。

#### (十五)、樸

樸樹枝幹強韌，材質獨出，故施遠恩〈老樸行〉先描摹其具干霄之質，再書寫詩人生命的領悟：

<sup>21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八，頁2895

<sup>21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七十，頁2734

環山百年樹，其名曰沙樸。婆娑煙雨姿，分蔭到鄰屋。具茲干霄材，應入工師目。託根不得地，遠棄在南服。繩尺恐難施，擁腫更蜷曲。鴟鴞巢其巔，螻蟻穴其腹。生意良已盡，雨露非不渥。未充梁棟選，頗避斧斤劓。安知終天年，非以不材福。至哉莊生言，甯甘老荒谷。<sup>213</sup>

樸樹以百年之姿庇蔭環繞的屋舍，直聳雲霄之姿當為棟樑材，卻因託根不得其所而受棄置，然而又在種種侵擾中避得斤斧之砍伐。因此，詩人悟得樸樹終其天年，實因不材緣故，故認為莊子所言不材而終是生命至理，因而轉變心念願如樸樹甘老於荒谷中。

生命中有諸多的哲理，人人皆有不同的體認，若能臻於至善至美的境界，則可喜可賀。施遠恩在道家哲學中找到生命的依歸與寄託，並使生命得到深層的安定與平靜，實為生命的躍進昇華。

## 二、草本類

清代詠草詩多以人我間、社會關懷為主軸，因此詠草詩以貼近人我之情、社會關愛與否為陳述先後依據，並詳加論述其所引發的深切內涵。

### (一)、菜

清代詠菜詩凡十五首，與詠菜花詩相同，詩歌內涵皆以社會國家關懷為其主軸，如江昉〈常王孫種菜歌〉即寫對故國深切的思念：

卷綠色芳心，春風吹不碎。故侯五色瓜，王孫一畦菜。王孫本自開平家，運逢百六良可嗟。萬事消沈付雲水，百年帶礪成空華。……故壘蕭蕭蘆荻秋，石頭城上月如鉤。路人猶指王孫菜，江水茫茫去不休。<sup>214</sup>

常王孫種的菜色翡綠，春風飄搖中仍翠綠。常王孫遭逢厄運而淪落，一切繁華也逕付流水而去。繁華落盡唯能獨自慨歎，故國城池亦已荒蕪淒涼。也許在他人的眼中，王孫已過得愜意自在，但其心緒的波動，非外人所能體會。

常王孫憶起往昔，人事已非、一切成空，心緒起伏蕩漾不已。雖然對於國家已無能為力，卻展現儒家對國家的懷念。王又旦〈野菜行〉一詩則言：

白草原頭日晡暖，田父鋤田除野菜。今年春到羈馬城，麥花不生菜花生。野人儲無升斗米，戶戶提筐采春薺。也知煮菜一飽難，傷心且緩須臾死。

<sup>21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三，頁3281

<sup>21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頁1591

城中胥隸何披猖，經過寶馬爭輝光。白酒黃雞不敢獻，鞭笞嫚罵難遮防。  
朝朝縣令出廳事，縣門仍掛恤民字。上官不復采風謠，許君原是循良吏。  
吁嗟呼！野人偷生守蓬麻，但願滿地麥花兼菜花。<sup>215</sup>

春來，農人希望稻麥收成維持生計，但不如人願的是麥花不生菜花滿地，眼前麥苗萎去而菜花繁盛之景象呈現。人民已無存糧可食，只有野菜充飢難溫飽。更悲慘的是，城中官吏來，貧民無法以黃雞白酒獻之，竟又受鞭笞嫚罵。枉費縣門廳事前仍高懸恤民之扁額，所作所為卻是令人不齒，然而又奈何？人們只能苟且偷生，祈求他日能見滿地麥花與菜花，但如此渺小的心願卻是遙不可及，令人悲歎！

清代詠菜詩另一主軸是詩人生命情境寫照，如張印〈種菜〉言：

我性喜種植，況此多荒陂。春風吹浩蕩，人意良遲遲。赤腳竈下婢，飯後輒酣嬉。亦欲課之讀，目不識書詩。願使把犁鋤，欣然願我隨。荊榛既日闢，礪礪亦日夷。於此壓豆筴，於彼播露葵。秋菘與春韭，燥溼相所宜。縱橫有經緯，我心堪自師。中饋及暇日，到此神曠怡。會當微雨過，生理漸以滋。破土玉芽茁，臨風翠葉披。啞然時失笑，暴富同貧兒。<sup>216</sup>

詩人喜歡種植草木，對於農耕工作漸漸熟練。灌木、叢樹、石頭參雜之地漸次闢除，並播種各類菜蔬。詩人從耕作中體會出生命的經營也應如種菜般處處有序，方能更有所獲。而詩人閒暇之餘至此，總特別心曠神怡，若微雨來時嫩芽破土或菜蔬搖曳，則情不自禁啞然而笑，此時的詩人因心境明淨而自足，故小小的收穫已使之欣喜不已，透過此種烘托的手法描繪，可見生民生活的滿足自適，也呈現詩人心境。岑澂〈和勉之種菜〉一詩云：

不稼深知素食非，他鄉還種菜成圍。咬根我輩原當肉，抱甕人誰解息機。  
暮雨疎花沿屋展，曉風黃蝶過牆飛。南山亦有荒畝在，何日同君種豆歸。

217

無功勞而空享俸祿不當為之，詩人心中所嚮往的是種菜成園的歸隱之事。蔬果在詩人心中亦如肉食班美味，此種心意是具機心之人是無法理解的。鄉園中的疏花黃蝶遍園，南山中亦有待耕種的荒田，詩人不知何時方能與勉之一起歸隱躬耕？詩中處處見詩人嚮往歸隱生活之心，雖不知何時能實現，卻可見其超越榮華利祿的引誘，省思自我生命之際，詩人正漸漸地朝向更符合自我人生期許的方向邁進、實踐另一種生命境地。

<sup>21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十，頁390

<sup>21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八十八，頁3184

<sup>21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頁2249

## (二)、草

青草旺盛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總為人們所歌頌，詠草詩中最常見的是書寫離別相思之情的內容，清代詠草詩也不例外，然其中以宋徵輿〈長信草〉一詩寄託人們不逢迎諂媚心志、載湉〈指佞草〉寫指佞草不凡的形神最為特出。〈長信草〉一詩云：

青青長信草，無意學逢迎。不厭淒涼地，春來還自生。<sup>218</sup>

長信草自生自榮，自在地在天地生存。即便是荒涼之地，春來亦繁茂蔥蘢。詩人認為一般人在生活中諂媚，未若長信草生命秉持的生命理念而自持，詩中的「無意」一詞即點出詩人一般人「有意」的貶抑。清德宗載湉〈指佞草〉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詩言：

盛世臣無佞，明時草有神。不知虞陞上，卻欲指何人。<sup>219</sup>

國家太平之際，臣子不須讒佞而為。國家清明，指佞草也不因此失去功用，仍具神靈而直指小人。<sup>220</sup>它不阿諛君王，反讓讒佞奸邪的小人便無所遁形，指佞草不凡的形神、不同流俗之氣度，當為有志之士效法學習。

再者，詠草詩表現人們離別之情自古而然，如白居易〈賦得古原草別詩〉深切地以草表達離別，詩表面是詠物，實則為一首以草喻別情的作品。清詠草詩也展現此種面向，如嘯溪〈芳草詞〉：

漠漠平蕪一望齊，畫樓東去粉牆西。落紅三月飛如雨，軟襯香塵送馬蹏。

<sup>221</sup>

春將逝之時飛花零落如雨，與芳草同鋪展於地。此際的芳草繁盛而蔓生，與落花同為大地的軟襯。而軟襯的功用只是送馬蹄遠去，故詩人的離情別緒也油然而生。

人們在離別後，相思之情瀰漫，故詩人也常藉草抒發相思之情，如敬安〈春草〉寫朋友的遠行令人思念：

年年原上望，惟汝獨先榮。已入西堂夢，重傷南浦情。燒痕看漸沒，屐齒踏還生。春色又如此，王孫尚遠征。<sup>222</sup>

<sup>21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二十四，頁300

<sup>21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三，頁26

<sup>220</sup>張華：《博物志》（臺北：金楓印行，1987年），卷四，頁2。《博物志》卷三言：「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sup>22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七，頁3334

春草最早帶來春天的訊息，然而此際的詩人卻仍因離別而神傷。春草在烈火焚燒後、履齒踩踏後仍欣欣向榮，而遠征之人尚在遠方，相思之情更行更遠還生。楊季鸞〈題綠波春草圖送朱濂甫並寄令弟溶庵〉亦言：

南浦江郎賦，西堂謝客詩。淶波愁送別，春草夢相思。細雨一帆去，嗁鶯三月時。生憎樓上笛，撩亂柳如絲。<sup>223</sup>

江淹的〈別賦〉中提及南浦送客之傷情；謝靈運也曾以「池塘生春草」之句寫心中定向，<sup>224</sup>而詩人摯友在淶波搖蕩之際揚帆而去，悽悽別情如春草蔓延。相思之情濃得化不開，因此詩人更加憎恨笛聲飄揚，撩亂柳條之時，也觸動詩人的相思之情。弘瞻〈春草〉其一也說：

春風消息散平原，為愛離離野草繁。……漫向陌頭尋往事，依然南浦悵王孫。<sup>225</sup>

春風吹來春草離離蔚蔚，然而只要憶起離別時的一切，仍舊令人悵惘無奈，無限的相思之情綿密而生。春風吹來春草繁衍是自然界的現象，但是詩人卻說「為愛離離野草繁」，可見詩人的相思綿延無盡。

弘瞻〈春草〉其三寫春草綿延、與人相親而深具情意：

春來是處總關情，偏近池塘雨後生。滋蔓傍人如有意，託根隨地不知名。<sup>226</sup>

春草依傍人滋蔓而生，似有繾綣的情意。雖然人未識其名，但仍蓊鬱而生。詩中描寫春草的繁盛蔓生之態，也寫詩人觀賞春草所觸動的情意。春草無情，而詩人心中有意，故眼觀春草時心中浮現詩人深深的情意。謝重輝則藉〈萱草〉寫人生當豁達的體認：

老去恒內省，不懼兼不憂。閒種萱草花，時得覽芳柔。曉看迎露放，暮看逐風收。纔茲旦暮間，已如四運周。孰云忘憂草，遇目轉添愁。不如忘形

---

<sup>22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九十八，頁3348

<sup>22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四十，頁2247

<sup>224</sup>《南史》曰：「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李延壽：《南史·謝方明列傳·（子）謝惠連》（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十九，頁537

<sup>225</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頁40

<sup>226</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頁40

骸，任彼歲月流。<sup>227</sup>

詩人老來的心境不憂不懼，閒來種花怡養情性，朝暮間觀視萱草的不同姿態。也許欣賞花卉的同時想起生命的挫折令人悲哀，故不如放浪形骸，任歲月流逝。

此處「任彼歲月流」並非浪擲光陰，而是從宏觀的角度面對人生，既然歲月不捨晝夜地流逝，人不當虛度，以閒適的心境面對時一切豁達，人生境界當如是。桂心堂〈棉田雜草行〉則言生民之苦：

東鄉土高宜植棉，久雨草長青鋪氈。田家婦女停織作，趁晴盡出芸中田。  
田在草間草沒踝，赤日行天烈於火。手不停鋤汗滿襟，面目都化城中黔。  
暮歸驚聞嗥徹戶，呱呱待哺兒飢苦。哺兒更慮奉姑遲，急入廚中煮粥糜。  
彌月勞勞心力計，棉高漸見花鈴綴。懸耜惟思弄機杼，誰知及早完秋稅。

228

久雨後天晴，婦女至田中耘草。赤日如烈火般烘燒，婦人容顏黝黑、揮汗如雨，皆全為棉田而忙。暮歸翁姑稚子皆飢苦，心中惆悵無奈油然而生，然見棉花綻放，一切勞苦盡消。婦人在農暇之餘仍不得閒，札札弄機杼是想早些將政府的稅收目標完成，否則一切的努力將未有實質的收穫，生活也無法獲得改善，悲苦之情畢現。

詩中傳達出農家之苦，也寫出社會中低下層人民無法跳脫生活桎梏、為生活汲汲營營的苦楚，也隱約透露出人民因為政府稅收無法喘息的訊息。

### (三)、藤

清代詠藤詩特色是由歌詠青藤而讚譽明朝徐渭人格，因徐渭潔操高卓，令人景仰，又因徐渭自號青藤，其書屋亦名為青藤書屋，詩人歌詠青藤時，藉以歌詠徐渭不凡的人生姿態，如黃宗羲〈青藤歌〉：

文長曾自號青藤，青藤今在城隅處。離奇輪困歲月長，猶見當年讀書意。  
憶昔元美主文盟，一捧珠盤同受記。七子五子廣且續，不放他人一頭地。  
踽踽窮巷一老生，倔強不肯從世議。……光芒夜半驚鬼神，即無中郎豈肯墜。  
余嘗山行入深谷，如此青藤亦累累。此藤苟不遇文長，籬落糞土誰人視。  
斯世乃忍棄文長，文長不忍一藤棄。吾友勝吉加護持，還見文章如昔比。<sup>229</sup>

<sup>227</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六十二，頁918

<sup>228</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八十六，頁1313

<sup>229</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十一，頁97

眼前所見的青藤離奇且氣勢盛大，令人顯見當時讀書情境。詩人再言山谷青藤累累，不遇文長則不受珍視。塵世拋棄文長之時，文長亦不忍棄青藤，實為青藤知音。詩人惋惜文長深受冷落，不能一展長才，然文長卻能寬容以對，實難能可貴。徐鉉〈題方邵村畫青藤古塢圖〉：

第六橋頭花正飛，雲居洞口鶯亂嘯。晶簾如水展圖畫，青藤<sup>可</sup>窳蚴蠕垂。千曲盤拏胃石骨。會稽曾種田水月。冶湄主人復好奇，煙霞自抱龍蛇窟。……青藤冶湄好風格，尤喜雄談兼岸幘。薦月松陰少閉關，柏臺蘭省終前席。我家南州舊草堂，兔葵燕麥俱荒涼。何當從君乞數行，竟須歸種洞庭傍。<sup>230</sup>

方邵村畫青藤古塢圖，圖中青藤糾結而垂並蟠曲而上。詩中讚譽方邵村畫之工，也讚譽徐渭人格超群，詩人欲與乞青藤歸種之，未料青藤失去形神，實則藉之言徐渭之高格難以及之、人生須透徹地超越生命侷限後，方能有相同境界呈現。

另外，王瑋慶〈銓曹署中四詠和雲麓作·吳文定公手植雙藤在大堂後即今藤花廳也〉言生命際遇的坎坷無用：

遺愛雙藤古，名賢植右廂。陰涼嫌客熱，花淡笑人忙。不受風塵染，偏露雨露香。我才同散木，開謝幾經霜。<sup>231</sup>

吳定公手植的雙藤遺留人世，不受風塵的沾染且深受雨露的滋潤而飄香。此際的詩人想起自己的生命如雙藤，在人世間經春歷冬，空有才能卻無所用，並在人世間載浮載沉，故藉眼前的雙藤興發自我心境、無所用的生命情境，抒發傷感無奈的心緒。

#### (四)、蒿

清代詠蒿詩凡一首，周龍藻〈大牆上蒿行〉藉蒿居處高處而歡欣，卻因根基不穩而萎落抒發生命體悟：

牆上蒿，自誇託根高。根高苦不固，萎落隨風飄。牆上蒿，自喜擢秀早。秀早苦不長，離披抱霜槁。……丈夫未遇魚水知，且辦隆中高臥處。眼前富貴輕秋毫，搏扶豈必假羽毛，紛紛依傍何其勞？君不見，牆上蒿。<sup>232</sup>

<sup>230</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四十二，頁594

<sup>231</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二十六，頁1982

<sup>232</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五十一，頁740

牆上蒿自誇其託根高而傲人，卻因根基不穩，隨即枯萎墮地。自喜苗秀早發，卻抱霜枯槁。蒿生蒿死無數，卻因託根不得其地、沾沾自喜而不成良材。詩人認為生命若不遇賞識之人，不如同諸葛亮般高臥隆中歸隱。尤其富貴本輕如毫末，欲乘風直上也未必須藉外力而為，依傍不當則適得其反，故不如以不材處之。

詩人認為生命有其侷限與缺陷，但與其怨天尤人，不如豁達以對，生命更具意義。

## (五)、詠稻詩

稻為草本植物，性喜溫溼，所結的稻穗為人類主要糧食之一。清代詠稻詩凡一首，羅繞典〈留壩道中見稻〉：

何意過松林，佳境豁心目。香葉舞翩翩，疏花散芬馥。……何時十畝間，  
穩占三間屋。稼圃日瀟灑，農書夜披讀。言師苦縣師，知足可無辱。<sup>233</sup>

詩人過松林之時，見稻葉翩翩飛舞、稻花散佈芳香，心境隨之豁然喜悅。何時方能在幾畝大的田地間築屋躬耕，白日瀟灑耕田，夜晚披書夜讀。若能知足而為，生命本無煩辱之事上身。

## (六)、詠苔詩

清代的詠苔詩只有一首，詩中言詩人心境，曹秉哲〈苔〉云：

地老天荒處，無人有綠苔。空山閱秋色，大造出閒材。屬細雨絲織，衣輕  
風翦裁。可憐花落盡，幽徑為誰開。<sup>234</sup>

遙遠的天際罕無人跡卻生長綠苔。綠苔如空山中孕育出閒逸之才，風雨中仍自生自長。花開又花落，幽隱的山徑究竟為誰而成？詩中的疑惑透露出無人賞識、被遺忘的生命情境。

---

<sup>233</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三十五，頁2141

<sup>234</sup>徐世昌輯：《清詩匯》（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卷一百六十三，頁2616